



南疆逸史卷三十八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四

死事

自南都立國畫淮而守西北之地視為疆外矣雖嘗申命督撫而遷延不至朝廷亦置不問陳潛夫在河南粗有經理請兵請吏而馬士英疾之罷其任以史閣部之忠勤經營淮上日不暇給亦不能復籌西北一步嗚呼江南固明土也而大河以北獨異域歟間有盜賊結寨稱雄竊名義旅荼毒生民不足數也今錄一二紳將之矢志報國以見西北之有人焉

程見周

王良翰

李虞夔

孫守法

程見周字香田王良翰字蓋銘大名滑縣舉人也為人慷慨重節義饒志略時流寇方熾而滑復大侵見周佐縣令李巖設法剿撫殲巨寇招流亡良翰則出藏穀賑給存活甚衆甲申二月李自成破山西分兵掠大行以東將抵滑時縣方缺令吏民恒懼不知所為兩人與朱盾哲等議城守不決城陷署其黨劉三晉為令刑勒紳士兩人相謂曰世受國恩不能挺身殺賊而令醜類肆毒苦乎及大兵入關三晉思招潰卒圖變三人乃定盟起兵將斬偽令以待王師謀洩為所殺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逸史曰方是時閩亡矣書生奮志欲逐賊以報國忠哉李虞夔字一甫山西平陸人天啟壬戌進士累官右僉都御史巡撫窗夏戊子春姜壤反於大同虞夔起兵應之陷潼關及蒲解諸州己丑秋

大兵至平陸山寨其子宏投厓死虞夔奔陝山匿其壻王某家庚寅迹得之繫陝州獄旋殺之孫守法陝西人有勇略崇禎末以功授陝西副總兵加都督同知甲申闖賊陷京師踰月復敗入關關中守將皆降守法棄妻子入終南山號召義勇銳志討賊或謂之曰國滅君亡公何所効功守法流涕曰是何言與我受先帝厚恩見賊不討何面目立於天下時賊拒興安州守法與鄖陽總兵王光

恩合兵攻破之又攻克平利白河上津等縣九月朔賊將路應標以賊十萬圍鄖陽守法光恩督參將苗時化王光泰等連日大戰殺賊無算賊勢漸衰而吳三桂率

大兵入關徇秦地時乙酉五月也守法又入終南山久之奉秦王第四子稱漢中王開邸五郎山檄召西漢鳳平延慶等郡兵將圍圖西安十一月初七日起兵遣副將賀珍以義勇三千復鳳翔於是盤屋鄠眉涇陽三原臨潼澄城白水諸縣次第來歸軍聲大振守法之初起也武大定劉文炳賀宏器郭金鎮黃金魚焦容仇璜等俱應之而大定本固原舊將功最多守法推重之十二月與之攻西安是時鄠陽舉人姚种霄千總衛天命康姬命同州朝邑諸生李世仁王知禮等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殺守令以應守法而

大兵守西安者不滿七百人總督孟芳懼甚乃調山西兵五千來援甫過河知禮命朝邑百姓偽持羊酒半道迎之而伏兵伺於旁飲醉盡殲之喬芳益懼又調榆林兵五千人入援二十八日守法率諸將至城下然兵少騎兵七千步兵五千而已平陽人曹三俊三英師可宗謀以城應事泄被殺丙戌正月五日援兵至部將賀時珍胡向化等謀曰我兵少攻之猝未易拔安能復戰乃解圍去二月甯夏甘肅神木靖邊各以兵來附隆武帝聞之遣使間道封守法大定俱為伯然是時中原盡失

大兵之徇秦地者衆守法所得郡縣旋為

大兵恢復聲勢寢衰六月守法退回五郎山八月武大定敗於興安境中九月王光泰敗歸郿城又敗走房竹丁亥正月守法奔石子城二月走長安石鰲谷三月朔守法破圍州與高勳等拒興安州之喬麥山總督孟喬芳引兵攻之四月八日伏甲深林以輕騎誘守法出擒之守法猶執鐵鞭格殺數十人乃死傳首西安大定入蜀

孫可望獻賊之遺孽也獻忠既誅於蜀可望潰而西南掠滇黔所至崩摧無敢與抗者乃有忠憤激烈徒手而與之搏雖不量力然其義足尚也錄之如左而城守之死節者附見焉

吳履泰

上官星拱

李爾龍

陳萬齡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吳履泰字亨若定安諸生丁亥四月

大軍渡瓊州官吏迎降履泰方居憂縵經起兵盡散家貲召募旬日間得壯士三千黎岐之衆六千於五月五日大誓師進擊十二日戰於買萬長坡斬首千級

大軍稍卻次日黎明以鐵騎夾擊履泰師遂潰謂其弟履節曰吾力盡矣汝可歸葬先人抱石投海其甥王蔚文從之門人私諡端烈先生後二年有王昌言之事王昌言者字如綸定安諸生禮部尚書宏誨孫先是申申五指山黎有叛首馬隆根結黨謀攻定安擁上流以窺瓊昌言所居龍梅當其衝乃散財糾壯健為扞禦計賊知有備不敢犯乙丑夏六月賊以數萬衆出攻昌言率死士先登陷陣多所斬獲既而參將

張某軍行遇伏棄戈潰散言昌單騎衝突手刃數人毒矢雨發不能支遂死是秋九月定安陷昌言妻陳氏被執以計脫其孤懋曾乃罵賊死嗚呼昌言守龍梅而定安遂失以固延至六年不被寇昌言死而定安遂失禍流數縣天之亡昌言也夫豈惟一身一家之故哉定安人私諡惠愍以其嘗置義田設義學有德於鄉又能保障一城也

上官星拱字北樞靈山貢生丁亥二月廉州陷指揮張烈死之其四月星拱起兵與黃雀鳴復靈山與宗室江西石城王府鎮國將軍統鑿圍廉州十月望克之擢監軍副使踰年奉命防守博白鬱林與大僕卿黃燦中總兵謝應奇鬱林道副使謝天英聯師守禦又與督師兵部尚書釋源赴梧州扈蹕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辛卯廉州被攻星拱同信宜侯李明忠堵禦兩戰皆捷耿繼茂招之不應守武利內砦相持彌月援絕砦陷與其標官四人血戰死之其部數百人無一生者星拱妻沈氏召女及婦飲藥死子參將捷科被執不屈死統鑿以永曆三年至靈山被害其墓尚存土人至今祀之

李爾龍者新會人年少性傑烈誓欲殲敵一日以重金購得倭刀甚犀利夜置牀上錚錚鳴爾龍大喜曰天賜也持往廣州值諸官有事江潯爾龍短衣跣足奮刀前斬士卒死傷者數人侍衛潰亂人大駭走爾龍大呼曰我天兵數萬在此城將閉爾龍奪馬馳入城中至平南王府門者叢鎗刺之策馬復馳去追及演武場身負數十鎗被執平南王尚可喜詰之

曰我天朝義士也奉李定國令旨潛兵入城今夜一鼓當發
我性躁不能待故至此遂瘦死獄中

陳萬齡字學修乳源諸生父某常州通判為盜所害萬齡痛
憤結壯士二十四人潛入城若擒渠首斬之祭父丙戌冬詔
州不守萬齡起兵與

大軍戰於梯子嶺敗之又戰於白牛坪敗之遂復宜章將乘
勝入楚

大軍禦於柳口戰而死部曲苑如元邊保樂昌又力戰斬首
數百相持白沙灣踰月一日酒酣裸身與大帥戰兩釋兵搏
擊力竭相抱入瀧以死同里貢生張國鑰字金門者亦起兵
從總兵郝永忠與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軍戰亦死之先是萬齡與永忠約攻宜章謀洩
大軍潛伏山隘盡坑永忠兵而以其旗鼓軍號出乳源諸生
四十餘人往迎悉見殺

吳子騏

譚先哲附

石聲和

顧人龍

吳子騏字九達貴陽舉人為興甯知縣安邦彥之反也圍貴
陽急子騏念母在城中倉猝棄官歸遂不仕總督朱燮元知
其才崇禎十年蠻賊阿烏謎反陷大方城遂守將引兵內向
燮元屬子騏走書招六廣諸目曉諭利害果相率降附燮元
上其功燮元書嘉獎至是聞可望等擁眾將至子騏謂邑紳劉
瑄楊元瀛等曰我明之老臣也坐視賊至屠戮鄉邦何以報

國因共起兵拒賊於要路敗之賊來益衆力不敵被執俱不屈死瑄元瀛並起家鄉薦瑄官主事元瀛官同知子騏同年譚先哲平壩衛人官戶部郎中邑城之陷與同里前兵部參政石聲和皆闔門殉難有顧人龍者定番州人嘗出任既老家居寇至率士民拒守殺賊甚衆及城破罵賊而死

席上珍

金世鼎附

何思

段伯美

余繼善

耿希哲

冷陽春

夏祖訓

席上珍姚安舉人為人磊落尚節義聞可望等將入滇與其友大姚舉人金世鼎謀曰城尚可守蓋起兵拒之因出家財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募壯士二萬人與姚州知州何思率以乘城可望乘其未備也疾遣其將張虎奄至一戰而敗世鼎自殺上珍及思被執可望欲降之上珍厲聲曰我大明忠臣豈屈於賊耶罵不絕賊紉其口猶罵可望怒剝其皮從踵至頂其聲隱隱也思亦不屈死其時窗晉舉人段伯美呈貢諸生余繼善哲耿希哲及昆明孔思程皆起兵拒賊思程以從軍得官衆以其能武推以為長及定國兵至思程泛舟遁伯美因知州冷陽春知縣夏祖訓共城守定國攻破之伯美等皆死陽春石阡人祖訓嘉興人也

逸史曰或有問於余曰子於諸義旅之舉是歟非歟余曰於君何如或曰是不知天命者耳昔者以全盛之世九重之尊

四海之富山川之阻關塞之險荷戈戢弓而防衛者所在如
林然而一夫袒臂大呼千百成羣被襍襖詩持白挺望屋而
食則外城為之晝閉其勢寢以蔓延攻城郭掠官寺屠鄉聚
於是天子赫然震怒選徒命旅賢相制其謀良將奮其威健
吏供其餉不愛高爵重賞招致武健異能之士以制狂獠救
黎元然而此蹶彼熾朝散暮聚喪師失國所在見告垂青紆
紫華軒高蓋之徒委印綬奉符冊望風歸命長驅至京不三
日而開門延賊帝后倉黃隕身尺組迨夫紫蓋南渡長江天
塹猶足立國晉元宗高之業未艾也無何而元帥請命
王師入關以方張之虐焰百萬之衆易於拉朽然後真人應
運徐收大物命官置吏耆定中原旌旗南指馬首倒戈前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未抵於近郊戈舡未濟於橫流而君相逃竄臣民懼駭壺漿
筐篚絡繹勞軍傳檄而定吳越之墟亦足見天命之有歸而
厯數之難強矣乃諸臣者吹既灰之燼導將涸之波怒其螳
臂以當雷車驅烏合招亡命倚狡獪為謀臣仗戎卒為將帥
使晏安之州里猝羅鋒刃積骸為邱流血成川宗黨戚姻駢
首同盡累世蓄藏塗地無遺兵之所屯荆榛彌望哀哉揅三
百年之休養生息以博虛名之一誤也且夫不知其無成而
為之不知知其無成而驅父兄子弟以殉於僥倖之萬一不
仁不仁不智之事君子諱焉而吾子猶臚列而紀述之毋乃
獎亂乎余喟然而歎曰有是哉信如子之言則是靡鬲不必
奮迹於成旅箕子不必傷心於麥秀申胥秦庭之哭為妄田

單火牛之策為愚也而豈其然哉夫孝子不以父病疾而斥其醫貞婦不以夫亡而蔑其孤蒙險而愈厲者忠臣之誼也犯難而不避者志士之烈也故曰歲寒知勁節板蕩識忠良且夫事有變易時有反覆有仍復國遲之三十九歲之久南陽佳氣發之一十八年之後非其臣民歌思舊德不忘先朝痛心故業含悲蓄憤淬礪以俟機感奮以赴會歷久不渝而後能成事哉而子乃以不智不仁目之則將奉君父如奕棋視宗社如傳舍覩顏蒙面以事仇者之皆智毀私家室保妻子戀利祿營爵位賣人城社覆人宗族以博進取者之皆仁歟審如是則三綱將淪九法將斲禮樂崩壞詩書滅絕中國胥化為蠻貊人類變而為豺狼也豈得為宇宙哉南都之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國也僅矣其小人之釀成禍敗者不足論至有平居高談名節號召徒黨自附清流忽焉喪志屈膝獻國而其忠義激發誓死不顧者乃在放逐之孤臣斥遠之下僚窮鄉絕谷布衣韋帶之士慷慨陳言流涕書檄而四方嚮應千里之遠如近共方社縑流羽士裹糧呈技重趼來赴事雖不成天地震動此皆志氣偉然皜皜乎與天日並昭者也成敗利鈍又何計焉善乎趙襄子之言曰智伯已志無後其成臣猶為之報仇此天下之義士也斯言也有三代之遺直焉嗚呼以土崩瓦解之秋而區區閩粵一隅支搢名號者二十五年甚至濱海蠻島風帆浪損保其冠裳數十載不變則皆諸義士風聲之所激也惜乎可紀者止此耳其他懷忠抱信名湮沒而不彰

可勝歎哉後之君子續而傳之其必有孚吾言者矣

南疆逸史卷三十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三十九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五

死事

江天一

畫網巾先生

陸宇燭

賀向峻

王延善

蔣爾恂

江天一字文石歙縣人與金文毅同起兵績溪被難者也父士潤湖廣某司巡檢獻賊破武昌拒賊自沈於江天一正直廉介家貧好學所為制舉文磊落宏肆屢困童子試年三十六見知邑令傅公始得補郡弟子員令故重天一嘗令來請

事凡數年終不以私見是時天一貧甚所居瓦不完會姻戚有誑誤事令急捕之夜懷金百二十詣天一求解天一愕然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亟揮之去性好結客士至者倒屣恐後赴友急不擇利害見踰禮法事面叱責不少貸與同邑閔遵古最善閔亦好義慷慨人也晚年益厭棄制舉業知天下將亂與金文毅用軍法團練鄉人子弟為虞變計黔兵之掠徽也邑里大恐文毅遣天一拒之天一昧首攝弓矢夜率壯士馳數十里與黔兵戰祁門悉奪還所掠男女牛馬主兵者大怒劾奏文毅就逮天一草疏詣闕陳情天子悟事得白及金公起兵幕中諸俠客號知兵者以百數獨推重天一內外機事悉取決焉既被執天一亟走歸拜其祖母母及祖廟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吾首與金公舉事誼不可令獨公死追公及大呼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也遂並執之時閔遵古方僑蕪湖天一道過之突入其家從朱纓帶刀者一人遵古曰事至此奈何天一曰無他言今將往拜孝陵引頸受刃耳客聞者皆驚竄遂辭去遵古俄攜酒饋至其所與天一坐飲帶刀者義之大呼曰君無以武人鄙我我雅知忠義今世吾心服者史閣部黃總兵金翰林與江君四人耳然我在坐子母乃有不盡之言因起去呼二小卒伺門外遵古復與天一往謁金公痛飲悲歌門外刀戟環列鐵聲錚然遵古不顧也至江甯總督欲降之天一日我為若計不如殺我我不死必復起兵遂同遇害蕪湖僧海明乞貸市公棺柩金公尸而斂之遵古與閔賈蕭倫往

收天一及陳繼邁吳國楨余元英之骸送歸其家吳余家無人復買地葬之立碑識其處天一妻子將入官其弟子歆人洪瀾字遠生以百金贖之市田給饗殮焉

逸史曰凡節烈之事非其生平積學行義者不能為以其養之有素也余故傳天一而約略其行事雖微金公彼必有以發之矣遵古篤義猶曰收古人也至如海明蕭倫與諸義士素不相識而經營後事冒死不顧非三代遺民乎圖都魏禧傳其事甚詳余不復叙著其姓氏云

畫網巾先生其姓氏邑里爵位不可得而稽也初與二僕潛迹邵武光澤山寺中作苦傭食衣冠儼然久之漸露光澤防將吳鎮掩捕之逮至邵武鎮將池鳳鳴詢其姓氏嘿不應鳳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鳴異之謂曰去爾網巾無以感衆足矣吾不汝殺也部卒因褫其中先生既索網巾不可得晨起盥櫛畢呼二僕曰取筆墨來為我額上畫網巾僕問故先生曰衣冠傳自歷代惟網巾我明祖創制也即死可忘明制乎於是二僕為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復交相畫軍中譁笑之共呼曰畫網巾云久之金聲桓遺黨張自盛洪國玉曹大鎬李安民等結寨山中號四大營時出劫掠庚寅夏大帥檄江閩合剿四營潰池鳳鳴因詭稱先生為陣俘以獻總督揚名高見其額所畫笑置不問也檻車至泰圍欲諭降之先生因謂楊曰舊識王之綱就彼決之可乎楊喜遣詣之綱之綱愕然先生曰吾固不識公也特從公索死耳之綱因窮詰其縣邑姓氏甚苦

先生乃喟然曰吾忠未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不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致身留姓名則辱身吾自諱久矣汝何故問為若曹呼我為畫巾即我姓名矣之綱抗聲謂之曰天下大定一人強死何濟且改制易服王章也何不難髮以全汝生先生顧而唾之曰賊奴我綱巾且不忍去况髮乎死矣無多言之綱大怒令先斬二僕羣卒捽之二僕嗔目叱曰我豈畏死者顧死亦有禮當辭我主人於是向先生叩頭曰奴先往泉下掃除怡然就刃之綱乃好言慰先生曰先生豈有所負不然留姓名照千載也何堅自晦先生曰吾何負負明耳一籌不扞束手就盡與婢妾等尚可以姓氏易節烈名哉乃出袖中詩一卷擲於地又以白金一封付刑者挺然受刃於泰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杉津觀者見其畫網巾斑斑額上無不泣下諸生謝韓殯之松窠山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歲時祀之四營既破所俘獻者多有文秀嚴毅顧盼偉然至死不自言姓氏者豈亦先生之流亞與並其軼事而失之可恨也逸史曰明之死事者衆矣未有若先生之奇者觀其義化二僕即生平之學術可想見矣彼莅殺先生者皆膺明之顯爵者也二僕且得而唾之矣悲夫

陸宇燭字周明蕓縣人父世科大理寺卿少與錢司馬同學慷慨有大志喜任俠南北之變士大夫亡命走江湖者聞宇燭名多來就之無論識與不識皆館而禮之食客常數千百人錢司馬奉魯王監國防守江上宇燭左右其間王航海諸

臣芟舍從之風帆浪楫栖遲鳥嶼之上得不匱乏之以內聯
義士為之囊橐而宇燝實為之魁癸卯為降卒所誣捕入省
獄獄不具脫其械未至寓而卒宇燝以好事破其家既死家
人搨搗其室於亂書櫃中得布囊發之則赫然人頭也其弟
春明識其面目奉之而哭曰此故少司馬篤菴王公頭也篤
菴名翊起兵四明山魯王就加兵部左侍郎既敗梟頭於甬
之城闕宇燝每過之徘徊其下思收葬之一夕有人入室叩
首而泣者問之曰余漁人毛明山也向以卒伍事王公今不
勝故主之感公每停驂王公頭下亦有意乎因相與流涕而
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故錢司馬與宇燝交善會中
秋州人習競渡舟楫如雲士女襍沓子雲紅笠握刀從者十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餘人登城邀戲至梟頭所問守者曰孰戴此頭也卒以司馬
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
地宇燝明山已豫立城下明山抬頭囊裏之宇燝以身蔽明
山當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得襍傳人中去宇燝
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明春始櫛
而瘞之嗟乎宇燝之義奇矣獨怪王公死已十二年而其面
目猶可識豈忠義之魄風日不得而敗壞耶即此一事宇燝
可傳已

賀向峻字葵忱丹陽人補博士弟子年少負奇氣豪邁不羈
與其友汪參最善參字中子能騎射舞稍而向峻喜擊劍兩
人念天下將有變愈任俠結客偵刺時事聞政令不便輒指

斤責人嚼齒罵曰若居高官享厚祿奈何壞天下至是與其
客浮白醉呼相與慷慨流涕甲申之變參在京師客周鍾所
參故鍾門人也和藥進鍾曰先生負盛名不可死不國亦不
過今日死鍾謝曰生幸教我甚善姑徐之參視鍾究無意引
決投杯罵曰吾乃與賊臣為伍即變服遁歸未幾鍾果以從
逆伏法參與向竣時時麻衣繩履徬徨草澤間或相持慟哭
及南都擁立馬阮亂政向竣歎曰天下事尚可為令賀某得
攝尺寸柄當整殘疆以冀中興今若此吾知大江以南非淨
土矣明年五月金陵不守披髮狂走數日與汪參昧首負劍
持稍率壯士十餘人馳至大丕山旬日聚眾千人是時
王師渡江郡縣皆傳檄下仍故吏易服色而已無他兵以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也以故吳越之壤揭竿者羣起然皆驅市人而戰往往不陣
而敗向竣襲金壇破之無何

大兵至主兵者皇惑向竣為畫計策不用或勸之去曰吾與
共舉事者棄之不義環甲守城城破被執見殺年僅十九參
跳而免復收其散卒搏戰城外殺傷過當至力盡猶下馬步
戰手格殺四五人重創死

逸史曰余敘次義兵死事諸臣詳矣後乃得賀汪事向竣年
未弱冠或疑傳者之非真昔孫策定江東死時年十七向竣
雖非其人然不可謂天下無英才也自科舉法行士非文詞
不進啞言跣步以為儒雅而個儻奇偉之士多淪於草野發
憤自奮不量力以死悲夫

王延善保定新城諸生惟性慷慨尚義見天下已亂散萬金產結客生三子長曰餘恪次曰餘佑季曰餘嚴餘佑出後其叔建善建善以庚辰特用嘗知山西臨縣及河南魯山闖賊之陷京師也延善率其子弟與雄縣馬魯起兵討之賊移檄遠近連克雄新城容城三縣擒偽官郝丕績等數人斬之勢大振會賊敗兵未已

本朝定鼎或之京師告變逮入獄餘恪謂其弟餘嚴曰我父以義死子不可不從然陷我父子者仇也必報之若壯可復仇我往死乃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遂與父俱死燕市餘嚴別率壯士入所告者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當事者義之得無究餘佑乃奉其父建善隱之易五公山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稱五公山人也山人字介祺幼恢岸有大志受業於容城孫徵君奇逢定興杜紫峯學無所不究尤務實用少從其父在兵間通曉兵法善騎射擊刺弓弩無虛發嘗與友人談忠孝大節感慨節烈目炯炯如電鬚戟張蹲身一躍丈許觀者辟易嘖嘖曰王先生命世才也晚而名愈高遠近就學者數百人縉紳豪士往往構講堂具安車迎之山人幅巾鶴氅往來上谷瀛海嵩岱間兒童野夫皆知名氏見其過隨而觀之問王先生無恙山人為停車問勞而去家貧四方士到門典衣剡薦接之無怠府縣長吏有饋輒不受謁不見亦不報謝著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十三刀法一卷又輯古人經世事為居諸篇十卷湧幢草三十卷

詩文集三十二卷康熙甲子正月率年七十門人私諡曰文節先生

逸史曰余友孝廉王源嘗稱山人所著書為諸葛流亞而惜其才之不用嗟乎彼其父兄以義死豈肯復為出世蘊其所學懷不能已著書以自見傷已然使山人果屈節豈世能用之哉者則不如老死山澤而書永傳也

蔣爾恂字篤生保定蠡縣諸生戶部主事範化子也崇禎戊寅畿南被兵範化死焉爾恂方十餘歲痛哭呼天誓報父仇畫父像已帶劍待其旁朝夕泣拜及長多力善騎射技勇絕人嘗道遇賊四人刦婦女衣叱而鞭之其魁恚偵其出縱五百騎邀之途時爾恂方從兩騎迎其兄女聞有賊分一騎護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其女入村自挾一騎彀弓注矢躍馬大呼連發二矢殪其前行二人賊衆驚潰其魁呼曰我非敢害公子也愿請前四人罪狀爾恂大罵數之魁謝去徐按轡護女而歸又有土豪欲與爾恂為難爾恂陽謝之大會其衆置酒酒酣拔刀起舞立斬三人於座上衆讐服乞命復邀之坐盡歡而罷其豪傑如此甲申之亂益散家財結死士備非常每念君父之仇慷慨悲歌歔歔泣下山東人王道士者有異術能前知羣盜服馬請以為魁道士曰我不能魁爾曹也顧亦知未見可魁者眾曰聞蔣公子常願舉事蓋投諸道士曰善因與其渠數人謁爾恂當是時畿輔初定民多流亡而所在官吏貪虐爾恂憤惋形於詞色蠡縣知縣某銜之將害焉爾恂避中野於鄉亭

偶遇汎卒自言嘗殺蔣某則其父也爾恂驚陰質其姓氏欲起衆殺之及歸而王道士適到門望見爾恂白皙秀顏偉氣獄獄則大喜前述與衆推戴意爾恂陰計曰盜無能為也然吾欲誅虐吏復父仇非此機不可乃許之與為期夜半開門率其徒入殺知縣捕汎卒磔而祭其父遠近聞之以為蔣公子起義也旬日間聚而應者二萬人東破河間將入山東京師發兵追之戰敗衆潰以數十騎遁去至河側謂其騎曰我報父仇已矣若等烏合不足為我且死若亦各歸田毋再聚自取夷滅遽躍入水衆救之不獲當事聞公子死衆已散且變由縣官起不窮其獄公子入水死不久之致書所親曰吾父仇已報無所恨天下事大顧同事非其人是以敗也今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長往矣後遂不知所終

逸史曰蔣生事不足錄獨其借盜兵報仇既敗而散其衆以遁似有智謀者嗚呼今之熟視君父之仇而濡忍以老死者衆矣

南疆逸史卷三十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六

隱遯

嗚呼南渡之後諸臣有艱難盡瘁險阻不避以力扶衰運者有臨危抗節萬死而不悔者余既章章詳其事業矣其或晦迹肥遯潛山澤混緇素高風峻節邈不可追而行事泯沒然其不負所事西山義士之風尚在也而已有舉其姓名而人未之聞者噫可惜也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夫其人既已隱忍懼禍則常恐姓氏之落人間又安得而傳之且余所見庚辰進士黃周星字九烟官主事國變隱居湖州之

得溪老屋三間性高亢與其妻女操作佐食人曰詩文就質者為設酒餼亦不辭稍忤其意則面加叱責遇富貴者則愈倨人亦憚見之孤行一意至屢空不介意一日慟哭於野赴水死又有癸未進士李長祥字研齋四川遂寧人選庶吉士嘗曰御史隨魯監國入閩閩陷隱紹興山中當事物色之復移常州總督郎廷佐曰禮聘焉長祥乃出千金聘金陵美姬姬工詩善畫竹梳高髻拖百折長裙倣古漢宮妝時號中山秀才者侍婢名墨池亦長祥日擁姬居高樓作長夜飲即聞之曰為無他也居數年忽棄去不知所終嗚呼鴻飛冥冥弋者何纂以兩先生之蹤迹觀之則天下之大其晦迹而余所不及見且聞者多矣求之傳紀而文字殘缺傳者寥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明史所紀南京不守其變者為僧者光祿寺卿華亭許譽卿少卿江都姚思孝給事中山陽陳啟新御史樂安成勇數人而已今敘其稍有事實者存於篇

姜 塚弟塚附

葉廷秀

顧 朱

張利民

于 穎

魏公韓 王一翥

張廷賓

周齊曾

林必達

余增遠

方以智

劉永錫

姜塚字如農山東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由儀真知縣擢禮科給事中曰言事得罪莊烈帝怒甚下鎮撫司欲置之死而

廷臣申救者衆杖之百遣戍宣州衛事具明史宏光立赦復
故官因父憂不赴流寓吳門自稱宣州衛老兵塚字如須
庚辰進士官行人其署有題名碑崔呈秀阮大鍼與魏大中
並列其上立奏請剷去之塚之被杖也昏絕不知人塚含溺
吐塚口咽之得甦及父死於賊上書請身繫獄而釋塚歸治
喪不許乃號泣奔喪歸奉母避亂走蘇州阮大鍼得志怨塚
兄弟欲殺之塚避地徽州嘗絕食樵子宋心老以菜羹啖之
或徒步數十里至吳孝廉家得一飽孝廉亦高節士也因祝
髮於黃山而自號敬亭山人塚變姓名避至圍波避迹天台
雁蕩間兄弟並不與世人接塚有子安節實節才而文亦不
令進取後聞山東平母欲歸塚扶母歸萊陽山東巡撫聞其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名檄郡縣招致之塚故墜馬召醫昇竹筏因見使者使者歸
報塚即夜馳還江南癸丑夏疾疾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謫戍
會遭世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墳墓死不能正邱首今當待
盡宣州因誌先帝生全之恩既數日疾革曰吾不能行矣死
必埋骨敬亭之麓年六十七子如其言所著有正氣集傳既
集敬亭紀事摘謬藏於家塚後亦卒於吳門云

逸史曰懷宗之明察非亡國主也惟其輕折辱臣下大者誅
夷小者杖遣於是剛直果敢任事之士皆自挫而在位者率
佞諛偷合苟容全妻子保富貴之臣因致寇盜縱橫畏縮不
能禦賊至三日開門迎附豈不可歎哉熊姜之獄執其成心
久而不化及李建泰出師帝御門推轂瀕行建泰頓首因二

人請乃得出獄未二旬而國亡傳曰天子而仇匹夫懼者甚衆矣此非衰亡之象乎塚至死不忘故主之命可謂純臣矣葉廷秀號潤山濮州人天啟乙丑進士受業劉宗周造詣純篤宗周門人以廷秀為冠崇禎中官主事疏請終養居喪盡禮保舉法行有列其名者辭不赴除服入京抗疏救黃道周帝怒杖之百遣戍福建然廷秀實未識道周也特重其學行耳既遭斥辱處之恬然道周深服其有養南渡召為吏部主事侍郎解學龍薦道周因及廷秀帝命以僉都御史用馬士英惡其剛直但授光祿少卿唐王立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兵部右侍郎閩亡去為僧匿迹山寺其徒問姓名終不言及疾亟取筆書示之擲筆而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顧朱字自公浙江石門人崇禎癸未進士年甫踰冠才名鬱然士子爭誦其文初釋褐倪元璐劉宗周兩公深器之曰子誠異士惜所遇非時矣甲申宏光立謁選以行人請餉兩浙時馬阮亂政士大夫營私植黨忘其國之危也或謂朱曰子以京員督理鄉邦晝錦之榮也錢穀在握蓋藉以豐殖其家朱謝曰士人讀書必以忠孝為本禮義為閑國家多難吾敢營寵利哉子休矣毋污吾耳力清夙弊無敢以私謁者惟喜文士所至郡縣輒課士簡其秀異者移學使補博士弟子員後多為名士者乙酉南都潰魯王監國紹興奉命召起餘姚大學士方逢年又之義烏召兵部尚書張國維逢年在家謁三上乃得見謝曰老臣力衰恐不足辱寵命朱前曰軍府草

創非公無以屬大事者且王命敦促公無拒也逢年乃許諾而國維聞使命至闔門降階執朱手向之慟哭曰君父在難臣敢辭瘁朱曰向之方輔家三日乃得見既見復三辭朱再三陳請乃受命今公何任之勇也國維曰吁此承平大臣奉召體也今何時乃循故事且方公宰輔也余戎政也金革無避何濡遲之為朱因從客問曰事有濟乎國維曰難然則如之何國維曰吾受國重寄義在必死子筮仕日淺尚可隱避此地有某山避世桃源也他日蓋以卜居其明年越城又潰監國航海朱不及從棄妻子自姚江海圍紆迴山谷烟燧數百里伏尸枕藉冒險遠涉至海門無舟可渡還至乾溪慷慨欲赴死時其父在家老矣謂其長子曰汝弟且殉國吾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與養昔宋亡謝疊山以親老不死汝蓋以我命召之朱得書徘徊終夕喟然曰張司馬命我矣吾何忍棄我親也乃挈其妻子歸布衣蔬食杜門不出其後同年生陳名夏杜榮立德入仕

本朝皆顯達致書幣勸之出力辭返幣有司歲時致問不為答有以事請者亦不應家愈窮空作百貧歌以自遣事父及繼母撫諸弟孝友稱舉主李立齋歿於舟山為經紀其喪載其孀孤歸宇養之二子既長為治裝而歸之楚喜讀經作詩禮解為子弟講易皆有獨得晚尤邃於春秋以為左氏親炙聖人其旨真後之述者惟晦庵得其正因作春秋本義以折衷羣說云年四十餘遭其父喪哀毀如禮服除遽卒

逸史曰觀行人之召方張二公可以定其入矣國亡君竄海
內土崩而猶守承平故習以自尊大此豈有君國在其意中
乃欲藉以濟變哉烈矣張公行人之終身不出蓋亦師其遺
訓也而逢年卒以偽降訖誅悲夫行人子鐔余姊壻也官庶
吉士改侍御史陞大理寺丞致任孫濂方登己丑進士天之
報行人者於其後人行人之嘉遯愈光矣

張利民字能因侯官人崇禎庚辰進士知桐城縣張獻忠來
攻登陴守禦以忠義激勸將士執所佩刀殺白雞以血洒地
曰諸公有二心者視彼又折矢誓曰利名今日藉諸公力堅
守有功不以上聞者有如此矢將士皆感泣獻忠百計攻之
不克賴黃得功援師至城獲全治行最擢戶科給事中晚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緇入山自稱田中和尚其時遺老為僧者甚眾武進則封開
府知府薛家號米堆永嘉則翰林編修林增志號法幢平湖
則吉水知縣沈中柱號無淨皆以進士起家著聲績者也
于穎字瀛長金壇人辛未進士累工部員外郎知西安府以
事削籍起工部郎中知紹興府監國時陞按察司副使分巡
甯紹道及師潰間道歸里杜門終老其在越也甚有威惠義
師初起命以五百人赴西興收北船倉猝未有軍仗穎即民
間家借棉衣一襲頃刻得百具當甲以扼江其得民心如此
越人至今思之

魏公韓字一韓號雲庵黃岡人天啟乙丑進士知句容縣累
官寶坻巡撫國變未之任隱居縣西以湖中漁臺築圃聚宗

人居焉圃北有問青樓朔望登樓北面九拜年九十餘髮脫
不除韋中藻有過問青樓詩青天不答累相問皓首終隨漢
臘歸蓋知其志矣其同縣舉人王一翥字子雲乙酉後寄寓
武中昌寒山寺山臨大江山厓有猴兒洞人迹罕至每月明
江靜獨往洞中大哭漁舟過其下視之則子雲也可悲也夫
張廷賓字容卿餘姚人天啟甲子舉人教諭鄞縣南都除望
江令未赴丙戌兵亂姚江書院師弟皆散廷賓獨入院中不
去事平學徒稍稍集學會再舉廷賓力也意忽忽不忘故鄉
乃之四明雪竇為僧號道巖東南高蹈之士多歸之架上襍
陳儒釋書人莫測其崖際年八十八卒壬戌歲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疏作文抒所獨得亦不蹈襲前輩大家丙子舉於鄉癸未成
進士出太常卿吳麟徵之門除廣東順德令倣古社倉法置
義田以備旱潦又立弓箭社集閭里丁壯教之擊刺盜發輒
捕獲一縣稱神明攝篆香山縣故有黎種隔以海巡按御史
入土官賄許渡海葬內地齊曾曰若以則授黎以縣土持不
可隆武帝立於閩召舊輔何吾騶入直吾騶香山人也蒼頭
廬兒憑勢豪橫齊曾痛懲之吾騶移書誚讓齊曾歎曰國家
禍亂至此區區閩粵一隅不令長吏撫循其民猶仍故習是
夫也必敗國吾不忍城社之及禍也拂衣歸監司留之不可
歸而江東已失守徬徨號泣入剡源架屋林壑深處號曰囊
雲庵盡去其髮為髮塚銘曰惟松有聲可以無哭惟瑾有露

可以無淚惟烏石依依可以無弔客因自髮號無髮居士草
衣糲食隱居二十餘年性耐勞苦搜奇木為養和竹根為爐
自削製手婆婆撫弄見者皆尚其風致同年生為海道招以
書謝不往曰孤雲來去朝不知暮宿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
河之異毋相溷為也同年必欲見之值其母喪往弔焉一叩
首謝起避去終不交一言是時紳士之隱於禪者若法幢林增
志漁山熊開元無可智方山皆拄拂卓錫椎鼓上堂稱法嗣齊會
既僧服雲竇石老人欲傳以法齊會笑曰我僧也乎哉辛亥
三月卒年六十九士人諡曰貞靖先生以誌其非禪也有詩
文數卷甬上李鄴嗣敘之

逸史曰夫厭世汙濁而隱隱而僧不得已也而僕僕焉稱善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知識以與富貴者日接是安得謂之隱哉若貞靖先生者可
師矣

林必達字非聞甯波鄞縣人也宋吏部尚書寶之裔自莆田
徙焉登崇禎癸未進士授行人給假歸甫拒浙而京師變聞
慟哭幾絕宏光立仍故官命主貴州試道梗不行魯王監國
副都督陳謙使於閩隆武以表詞倨殺陳謙而必達留天興
開科以之分校士絕請託拒賂遺未幾閩士訴所取士不公
上親試之黜紕謬者主司同考多得罪而獨賢必達擢監察
御史督學閩南

大兵入主帥以按察使招之必達夜浮海遁歸會母亡哀毀
骨立奉其父居其弟必遠友愛子女婚嫁皆出其力丁亥以

遺逸薦有司敦逼必達泣然曰吾宜死國久矣所以隱忍者以老父也敢以新命自汙哉與諸逸民徐霜皋李杲堂錢螫庵高隱學朱柳堂輩為社會時或狂歌痛哭先是其妻卒於金陵富商有願予女者資數萬拒不受有同年生欲予金資之仕不應四方士饋遺者受而散諸宗親故終身窮空一子賢而早歿撫其孫立成有曾孫矣又相繼歿時其父尚在顧而衰之必達啟曰兒有弟弟孫即兒孫也何悲焉蓋以是慰其父也父年最高九十五而亡必達年七十餘矣哭泣哀瘠如禮自遺老零落杜門不復出間為詩既成輒焚棄故存者不百篇里中後仇兆鰲萬京經官京師於其年九十徵諸名士詩章贈之進必達顧之歎曰吾絕人事久矣况名乎濱死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孤臣有知我者取以銘墓焉又三年而卒戊子九月也自銘旌曰萬_曆遺民不作佛事其孫壻謝德寬為之狀云

余增遠字謙貞兵部尚書余煌弟也崇禎癸未進士知寶應縣劉澤清鎮淮安勒有司庭謁增遠不屈投劾歸監國特起禮部主事進郎中事敗避居村墅草屋三間躬親農圃有同年生為監司求見不獲一日屏騶從直詣其廬增遠僵卧不起曰多病不能為禮監司執手勞問甫出門則已荷鉏灌園矣隱居二十四年未嘗入城市年六十五卒
方以智字密之桐城人父孔昭湖廣巡撫以智舉崇禎庚辰進士授翰林院簡討少美姿邈聰穎絕倫書無所不讀為人風流自喜及語忠孝大節懷如也初入翰林而孔昭為楊嗣

昌所誣下詔獄以智伏闕訟冤帝不聽乃刺血書疏侯公卿
入朝叩頭乞達跪長安門者二年帝聞而憐之孔昭得遣戍
選為定王講讀官十七年春召見德政殿以智陳天下大計
帝屢稱善及都城陷被賊擄掠乘間脫歸阮大鍼與方氏父
子不協至是用事使人奏以智降賊欲殺之乃變姓名避之
嶺南已而南都覆唐王立於福州召復故官不赴及永明王
立知以智在德慶州起官中允進少詹事再進禮部尚書兼
東閣大學士召入輔政不赴久之復召辭益力轉側蠻獠洞
壑間艱苦備至尋薙髮為僧號無可
大兵陷桂林執見馬帥蛟麟以智跌坐曰十召不出不忠家
有老親不能養不孝分當死馬帥令作書招陳邦傳以智厲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聲曰我豈招人降者帥知不可屈乃聽之去乙未奔父喪廬
墓三年又十餘年而卒所撰通雅及浮山前後集凡數十卷
劉永錫字欽爾魏縣舉人選長州儒教學諭署崇明縣事吏
治精敏庭無留獄亂後不歸隱居相城有大吏強之仕袒楊
疾視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徑躍馬鳴鞘兩河
豪傑誰不知我奈何欲見辱耶取劍欲自剄門下士抱持之
得解既而妻子相繼餓死永錫亦旋歿弟子徐晟陳三島等
經紀其喪葬之虎邱

南疆逸史卷四十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一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七

隱遯

張鹿徵

鄭龍采

費經虞

熊啟宇

胡正言

朱議霧

邱上儀

一壺先生

錢老人

楊正經

張鹿徵字瑤星應天人都督可大子崇禎朝以世勛官錦衣衛儀正千戶煤山之變殞於西華門百官無至者鹿徵獨縋

服哭臨守梓宮不去護喪葬天壽山微服南遯宏光即位復舊
官陞指揮使馬阮亂政鹿徵於城南建松風閣將歸隱焉大
鉞欲殺周鑣雷縉祚鹿徵不可故獄久不決其後羅織復社
諸生將盡殺之緹騎四出先執陳貞慧吳應箕於獄鹿徵與
鎮撫司馮可宗會鞫語可宗曰此皆志節之士有何罪而拷
問得不加刑左兵南下乃陰縱之挂冠入棲霞白雲觀為道
士更名怡自號白雲道者明亡終身素衣冠曰先帝讎未報
服何可除山居鈔書著述甚富時往來松風閣望故宮闕泣
然流涕年九十三而歿

鄭龍采字聖昭歸安人天啟辛酉舉於鄉於同年烏程丁永
鑑交最契流連詩酒日夕不捲永鑑好百里北冶遊而龍采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則慷慨談經濟憂時憫世未嘗釋諸懷也謁選得婺川令道
出湖廣謁巡撫何騰蛟語奇其才欲留為監紀辭曰朝廷命
某宰婺州川不令參公軍事也及解組過楚何公已歿難矣
歸遂祝髮入卞山不復與聞世事詩有高密堂集

費經虞字仲若新繁人早孤事母孝常割臂療其疾好學敦
行州里重之崇禎己卯舉於鄉十七年正月授昆明知縣有
江西人選什邡典史攜幼婦偕行次沅州而典史卒經虞出
私財棺殮之婦無所歸愿適經虞不可擇士人嫁之而去明
年土酋吾必奎敗其徒數百人皆當誅經虞察之皆良民繫
縛饑困氣息僅屬乃釋其縛居之廡下煮糜哺之寢以蓐草
夜具牒白其冤上官屢訊執如初乃罪十二人而釋其餘給

資遣還鄉里其人歡舞叩頭去沙定洲擾雲南逐黔國公羣僚憚其威克獨經虞與之抗禮又明年遷雲南同知是時蜀中大亂經虞鄉邑已殘毀而滇中復亂意忽忽不樂仕投牒乞歸巡撫吳兆元巡按羅國瓛不許具薦為廣西知府經虞力辭不聽又明年四月薙髮以示不返乃聽之甫出境而大盜孫可望入滇流寓雅州轉側入峽播遷沔漢之間兵戈饑饉瀕於危難者十年乃東遊家於揚州杜門著述揚之人罕見其面有毛詩廣義三十卷字學十卷雅論三十卷卒年七十三門人私謚曰孝貞子密隱居博學有父風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熊啟字字六開南昌人由貢生崇禎十三年時用為臨安府推官累遷兵備副使仍蒞臨安孫可望入寇啟字被執謾罵不屈賊義而釋之賊所至屠戮橫尸數十萬啟字為起大塚燔而瘞之歲饑民絕食發粟療之兩月獲全者無算士民為立祠後隱居不出不知所終

胡正言字曰從休廬人徙上元少穎悟博學能文精究六書其所摹金石古文字大小篆推重一時為國子監上舍生南京禮部檄令纂輯詔制全書校刊欽頒小學表忠記諸書以勞咨銓部當授翰林院職未赴而京師陷南都倉卒立君時尚寶諸璽悉淪於賊詔誥待璽以行署禮部事侍郎呂大器言於朝曰胡正言博雅工篆法可令督治立遣使召赴工部考古式督工范金為之首成廣運之寶繼乃購大玉開局彫鏤龍文螭紐鑄皇帝之寶寶成正言又撰大寶箴一疏藉寶以

獻其略曰祖宗大寶傳歷永世自天啟中宦豎竊弄寶幾墜地先帝聖明繼統拳拳奉持十有七年憂勤不怠不幸淪喪光啟陛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可以守位曰仁惟陛下祈天永命以仁為寶克贊中興執仇雪恥纘服舊物則大寶永永與天無極詩曰天難諶斯命不易哉守寶之道在是而已疏上詔授武英殿中書舍人正言曰我豈以執博一官哉辭不受而後國事日亂正言絕不談世務及南都亡屏居一樓足不履地者三十年年九十一無疾而逝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逸史曰當金陵之建士大夫奔走勢要如鶩雖自號東林老宿不難反顏攻正人以冀馬阮之憐而收之其後卒獻國以自媚正言誠官中書得日與樞輔接席豈非趨名位者一機哉而囂囂然不顧窗屏居守正而以窮死其抱歲寒之節者歟夫貪名敗檢之夫叢集於上而貞堅直諫者泯沒以老此世之所以終否也

朱議霽字用霖窗藩支子裔也襲奉國中尉家南昌父統鎮崇禎丁丑進士議霽幼聰慧萬元吉與統鎮同年嘗過其家議霽時七歲與元吉奕指揮攻殺得勝乃已元吉大奇之統鎮知江夏縣縣固劇難治議霽少年已得佐其父財賦出納悉關其手老昏攝服毫髮不得侵欺已而父卒官推官某素與之隙以其在任時嘗修城隍耗金十萬牒取其藉欲從中有所劾治老昏匿其籍大索不得議霽與其友諸生張若仲日夜窮思所出入各條記合之十數萬金無少差號冊報

老胥及推官驚以為神父喪乃得歸然自是得嘔血疾議濤
性豪邁見天下將亂愈輕財結客招致外方異人士之有技
勇精擊刺者皆館之左良玉之內犯也議濤與九江毛珏任
濟世謀與其客之壯武者將柯陳兵過之九江與當事議不
合散去九江隨破及金聲桓入南昌議濤曰大亂至矣坐守
田廬以待誅夷乎立挈妻子走建昌已乃依[甯]都魏禧結廬
翠微峯變姓名為林確齋既苦貧種茶冠石親荷鋤灌植弟
子皆負擔以從所製茶高妙遠近號曰林茶晚工詩善二王
草法雖居山中求書者不絕也年六十一而卒同時有八大
山人者亦南昌宗室也補縣諸生國變後棄家為浮屠奉新
山中居數年精其法陞座稱宗師者二十年臨川令聞其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延至署歲餘忽不自得陽狂走會城被葛布袍歌於市中忽
大笑已而痛哭人莫測也久之留止其姪家山人喜水墨畫
花竹怪石蘆雁汀鳥儵然有出塵之姿草書亦怪偉人得之
爭藏弄以為寶然遇貴顯者則閉拒不肯畫雖以數金易一
石亦不可得持綾絹至直受之曰此增我襪材貧士山僧置
酒招之飲二升輒醉後潑墨淋漓雖數十萬幅不厭已而閉
口不復言人至則掌書啞字示之而喜飲愈甚人饋之酒持
觴笑不休醉復欷歔泣下其他文字皆古雅幽澁然秘不示
人

逸史曰明季宗室幾百萬所在暴橫恣為非法而在南昌者
尤甚民間號之曰麀神及遭闖獻之難所暴屠戮亦幾盡矣

此亦盈虛之數天道好還之驗也而中尉獨能以禮自持既
罹大故隱居自力易姓以避患豈非宗室之賢至山人之佯
狂其行愈踈而其志愈可悲矣吾是以附諸列傳焉
邱上儀字維正武進人由武科進士官海鹽遊擊雖在軍旅
恂恂若文士雅歌高會酒酣間一賦詩居官甚廉或告之曰
將者知信仁勇嚴不聞以廉取一介何傷笑弗答也經亂隱
居躬耕紫雲山麓有盜劫行舟上儀鼓弓射之百步外中其
目盜乃遁舟人造謝不見又嘗負薪三百斂行山中汛兵欲
奪之盡為所縛兵乞哀縱之去海甯祝洵文集隱君子十四
人計其齒盈千齡目曰千齡社上儀與焉席上詩成上儀擅
場其高風可愧明季諸名士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破衣戴角巾佯
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間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
來其蹤迹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
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間一讀書
輒欷歔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菜陽李生
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
其家然先生對此兩人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為生痛
飲兩生度其胸臆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嘗從客叩
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花數十株盛開臨深溪
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是也方提
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辭去先生蹤迹既無定或留

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歲壬戌去即墨久矣忽又
來居一僧舍其素與往來者視之見容邈憔悴神氣愴恍問
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乃自縊
錢老人不知其名字里居自言江浙間人以歲貢為永曆監
軍道遇黃鶴山人於滇欲偕之入山山人曰君用世之心太
重世緣未忘何能修道後二十年有湖州進士嚴曾所者與
君相遇乃君歸宿之所也及永曆亡錢間關至浙江衢州府
寓居江山縣而嚴曾所於丁未成進士其鄉試舉主江山令
也庚戌至縣謁其師錢粹與相見問曰君為嚴曾所乎嚴訝
之老人具以山人之言告時己年八十矣其明年扁舟竟至
長興嚴館於其家日膳雞一隻優遊十月而卒檢其囊有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頭小楷書數冊首載晉王導傳以其中興佐命也又著論以
秦檜為有功於南宋自言嘗上書瞿稼軒勉以謝東山事業
蓋明之遺老也而不肯自留其名悲夫來時有一蒼頭老人
歿去為頭陀名白眉云

酉陽楊正經通音律善鼓琴代父為宣慰使崇禎二年調兵
入援立功山海關宣樂諸城既復正經上鏡歌十曲帝嘉其
聲調雄麗使定郊廟樂章嘗琴便殿為太古聲帝稱為過於
師襄因官太常賜琴二甲申之變正經抱賜琴亡匿淮陰祝
髮為僧布衲芒屨作西方風木二操寄思君親吳越遺士聞
而悲之先是上有御琴名翔鳳既亂流入民間濟南李生購
之歸正經每歲先帝忌辰日輒從淮泗至李氏拂拭御琴設

玉座拜奠如禮會南海屈大均至請正經鼓琴正經奉御琴
不敢彈乃陳賜琴伏拜鼓一再行敘寫家國破亡之故變徵
哀愴驚颺驟起林葉飛落聽者皆泣下大均為作御琴記留
一月別去其後不知所終

南疆逸史卷四十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二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八

逸士

李孔昭

李安世

萬泰

汪泐

邵泰清

嚴書開

張次仲

李天植

徐枋

張來鳳

張中發

謝遴

巢鳴盛

包捷

王介之

王夫之

張若義

徐復儀

李孔昭字光四蘇州人少負雋才有文名壬午舉於鄉見天下已亂不愿試禮部友人強之則曰吾文入試必售策名吏部則王身也何以報國已就試果中式歎曰天下事不可為吾能掌擎日月乎古來仕未受祿猶謂之士可以潔身遂不廷對歸盡賣田宅遣僮僕挈妻子奉母入盤山結茅以居親鄰勸阻之不顧明年三月而國亡縉紳或死或降無得全者然後知其先機也布袍草履採樵日給痛念先帝築土為壇日哭臨其下服練經者三年歲時必祭焚紙錢焉春秋佳日或黃冠徧遊山寺獨吟賦詩人莫測也久之乃競傳有李進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士避地云妻早卒不復娶玉田江山秀其同年也往訪之翦蔬設食一童子進具食已江問郎君何在指童子曰此是也命之拜江愴然為出涕孔昭怡如此也有時風雪絕欣見母饑輒伏地痛哭母感動忘其貧山中人見者皆泣有孝廉某將赴公車既而曰我出郭門一步何面目復見李光四哉止不復去其感人如此當是時

大清定鼎畿輔秦晉齊魯次第入版圖

世祖隆禮明士大夫招致即授顯秩士之匿迹山澤者咸出孔昭同年生布列朝內皆欲引以自助而孔昭愈避匿巡撫宋權遣使致禮幣使者入山逢負薪者問曰李進士家何在以手指示之揭擔去及門不得入訪之鄰叟叟曰嘻若所見

山口負薪者即是也欲追之不及明日再往則室已虛矣巡按御史陳某疏薦於

朝有司物色之不知所往翰林學士梁清標以事至蘇門入盤山求一見孔昭先期遁留數日卒不出清標歎息寄詩於僧寺而去久之北海富人某賢而好士愿以重禮迎至家塾辭不可富人曰某非敢以課子溷先生也敬先生學行令弟子日侍左右瞻動止聽議論以為矜式且先生苦形勞神而甘旨不給太夫人老矣某愿進私財以備朝夕之需可乎孔昭見其誠白母就之日與學者講濂洛之旨旁及禮樂兵刑術數之書嘗曰吾少讀書志在輔治天下不意出遭離亂習隱盤谷樵給養母志荒學落諸君勉之學豈以時世為廢興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哉終不及科舉之業未幾母亡哀毀嘔血竟得疾以卒庚子正月七日也年四十八子稷亦好學能承其志

逸史曰余敘次隱遯諸君子而在西北者絕少已乃得真定梁相國所為李進士傳讀之而驚嗟乎此真隱者矣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梅子真蘇雲卿之流啞歟真定之言云爾余無以易之

李安世字泰若餘姚人父槃承天府推官以抗直守禮忤巡按御史自劾歸號理學名儒安世外和內剛有遠識萬曆乙卯舉於鄉十上公車及崇禎癸未以泗州學正給由北上年六十矣鄰舟有少年生甚都雅問之則楚士赴禮部試者也少年曰應舉以求第也君十上而不收得無所業文誤之乎

試觀所習安世因出行卷視之笑曰若爾安得售舉而投之水安世老翁宿素以文知名至是為少年所呵瞿然自失下拜愿受教少年乃授文三十首曰業此售矣緣道疾讀未終卷及試果得第遍訪少年所在終不見問之楚人亦不知也於是人謂神授云既廷對當得官慨然語其弟建曰吾驗之大勢察之人情會見都邑麋鹿遊矣廟堂之上怡怡如燕雀之巢幕而不虞勢之將顛已矣吾與汝速歸猶免於難乃以歲除促駕出都歸而杜門不出明年三月京師陷南渡不謁選魯王監國以吏科給事中召不拜順治中有同年生來守郡數訪問之稱疾不見守一日屏騎從淡入其廬堅卧不起守造榻前見徹帷布被蕭然若寒士歎曰君何自苦乃爾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聖朝方懸高爵網羅山林士君可強起乎不答曰吾力猶足瞻君亦不答臨去乃曰老疾不能肅容君其恕之守歎息曰不圖今日見真高士終不報謝既耄禮容不衰見子弟無情容風骨峻整嘗遊吳山疾趨躡其頂顧見少年扶掖不能前為之笑晚製一舟攜書卷釣竿往來藍溪自號藍溪釣叟年九十卒弟盛世字生虞庚午舉人授青豐知縣有能名忽夢其父朝服至呼曰兒速歸驚悟次日解綬辭上司民固留之不可行未抵里流賊破其縣攝篆者闔門殲焉國變與安世偕隱

逸史曰余聞諸邑人閔未孩曰崇禎庚辰先寶忠公司理嘗語以三年國且亡未孩曰然則公何尚應舉也司理曰為人

臣子自有職分不濟則以死繼之我敢避難乎今觀二李公名既成矣子然高蹈而司理湛身以殉難各行所志其於識時變明去就一也皎然大節不欺其志豈以仕宦為利祿妻子計哉嗚呼明此義者可以仕可以隱矣

萬泰字履安其先定遠人國珍從明太祖起兵賜名斌北征戰沒贈明威將軍子孫世襲圖波衛指揮遂為圖波人七傳而為萬表泰曾祖也官南京中軍都督同知雖武臣而好讀書談道時推理學名臣至泰遂之以文顯舉崇禎丙子鄉試為浙東名士之冠當是時東南文士方以社會相標榜吳中為最甚而每慕浙人獨泰內剛潔外和易諸士樂就親之魯王監國授泰戶部主事泰不受職而任圖波勸分之餉以給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義師監國既入海遂辭公車不復應世事間一出游則與遺老高士聚於野店僧寮間闔戶而語侍者但聞其嗟歎聲友人高中丞黃晦木嘗以事繫獄泰聞之感然曰吾不出獄不解也為至會城以奇計出之人莫測也其後扁舟游粵東返棹有同年生毛沂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泰獨收載親具藥裹沂得生而泰以病至九江疾革喟然曰此行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為恨事隨行者問之家事不答丁酉十月也年六十子八人皆才而好學季子斯同尤精於史康熙己未開局修明史崑山徐司寇延之入京以史事屬之未畢而卒與余善

汪澗字魏美錢塘人孤貧力學年二十二舉崇禎己卯鄉試

未聘婦也里富人欲女女以千金泐不許而錢太守以女字之既成禮泐從容謂之曰吾本寒儒得聯姻貴室所望知義理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是於是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南都既亡奉其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復返錢塘僑寓北郭自是不復入城市嘗獨身提藥囊往來山谷宿食無定處母老思得泐一見泐間來定省然泐自能來家人欲往迹之即不可得妻家欲強泐試禮部出千金視泐妻曰能歡夫子駕則卑汝對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愛此金也當事或饋金為壽不得却則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饋百金拒弗許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而泐尤峻介監司盧某聞其名欲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見之一日值泐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泐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監司愴然不知應者之即泐也已乃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舫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監司相得甚歡獨泐不至已知其在孤山放舟就之則排牆遁去其後出遊匡廬黃山白岳所至與異人高士交晚好道能數日不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棄去教以驅役鬼神亦驗而棄之年四十有八病痰咳一日晨起視日曰可矣書五言詩十句投筆就寢而逝與四明黃宗義字都魏禧交最厚宗義誌其墓曰泐遇好友飲酒一斗不亂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魏禧曰泐與余往來談甚多不能記於當世蓋熱中人也

逸史曰余觀壽民泰風三人者按沈壽民在四十卷據此語似當在此卷中皆具用世才既與世忤遂晦迹匱窮餓終身不肯稍變其節彼其於大者不試而姑小示其異而世即其小者以傳道而奇之究未知此三人也悲夫

邵泰清字以規仁和人性狷潔不苟言笑家居以孝友聞大母病嘗籲天愿以身代病良已兄客粵東或言已亡泰清日夜號泣目為失明歲餘得兄書言無恙則大喜日明如初人以為孝友所感崇禎癸酉舉於鄉其座主武進王章也甲申三月章為御史巡城京師破章遇賊大罵賊攢槊刺之死泰清聞變慟哭累月已乃聞章死斲木書章神主設於寢朝夕焚香歲時陳脯果以祭酌酒而哭往往失聲如是者三十年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乙酉後屏迹不入城市布袍草履隱西湖之呼猿洞有同年生寄千金於其家人無知者其人死泰清走數百里訪其子而還之年七十八歲所著有忠孝見聞錄甲子紀言若干卷逸史曰泰清非悲其師悲其身之不得如章之殉國也而一時之醜顏負國者獨何人哉

嚴書開字三求湖州歸安人也父爾珪廣東參政書開幼警敏八歲能屬文參政攜之宦游所至交其名士弱冠舉崇禎癸酉鄉試座師汪文烈偉也後十年而國變偉殉節書開聞之慟哭將往經紀其家會丁母憂居喪愈哀毀服除乃走三千里抵昌平哭覲莊烈帝陵盡哀日翌封牲祭文列於陵旁又哭守陵校尉王鴻羽歎曰咫尺京師都明之貴人達官無

一停驂者子何人乃哀若是義士義士州人聚觀者亦歎息
泣下既歸杜門不復應公車與里遺老三四人為問道社研
濂洛之旨旁及兵刑財穀屯田水利諸經濟學可裨世用者
慨然欲著書傳後然若多病不果溧陽陳名夏合肥龔鼎孳
皆書開同年友入仕

本朝方貴顯知書開材遺書勸之出將薦之書開堅拒焉性
孝友參政嘗卧病百藥弗效沈思曰其殆中粵蠱乎即裹糧
踰五嶺求靈草徬徨山澤無所得號泣於道恍惚人有告以
九華山者返至九華遇異人授以方父疾果愈撫庶弟如子
歲凶出家財三千金為縣輸逋賦做范莊義田贍族人之貧
者至今不廢戊亥間海上師起邑中大姓為羣不逞所持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誣其通海甚者誅夷竄塞外書開家故饒裕坐是大困縣令
因強之就試宗人或恠之曰子不出禍且及宗書開歎曰繪
繳遍野鴻鵠安翔且奉先人遺體可令乏祀也耶乃赴甲辰
會試未畢事即移疾歸學士葉方藹得其五策奇之曰此真
通知古今老宿也時甫變取士制廢經義用策論主司欲以
冠多士及次場文不至歎息累日然猶刻其文為程式頒之
天下書開晚愈自晦結廬皋亭山山人衲子相攜徘徊澗壑
往往經歲不歸自號逸山卒年六十有逸山文集十二卷最
愛韓昌黎文手評數十部故其古文道健有法然弗輕為人
作也

逸史曰古之高士有司式其廬今之高士閭巷小民得刳制

之以判其節而欲望士知忠義敦禮讓其可得乎逸山與余
叔履庵諱外兄弟也嘗避地余里故得而備論之
張次仲字元岵海鹽人八歲割股以療母疾及為諸生撫按
欲旌之次仲曰童幼無知可以之沽名耶父與亭父訟逮治
御史次仲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將杖次仲匍匐請代御史
曰何與汝邪流涕對曰父子之情明府自伸法某自盡子道
耳御史義之為罷訟舉天啟辛酉鄉薦居鄉耿介不以一牘
干有司同學以御史行部次仲問曰子何道以稱職同學曰
當今事何能為且因循去耳次仲怫然曰天下事敗於因循
久矣非所望於子也嘗因郡中霖雨語士大夫曰二月以來
無日不雲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諸君知其故乎天憐斯民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且雨天疾紳士又不雨徘徊兩岐詩所謂天之方蹶也聞者
咋舌國變閉門書不復出與同邑朱朝瑛俱以經學為學者
所宗朝瑛字美之崇禎庚辰進士嘗知旌德縣遭亂棄官不
仕受業於閩黃忠烈石齋忠烈遂於易作易歷以推古今世
運之治亂無不昭今世莫能究其旨獨朝瑛授之既窮老與
次仲貫穿諸經各張其說亦時相攻難朝瑛所著有五經略
記纍庵襍述次仲有易經玩辭困學記待軒文集皆傳於世
里人陳之遴仕
本朝既執政薦之命有司具駕次仲不行有却聘書世以方
謝枋得之書焉卒年八十八夫不沾沾隱遯為高而纂輯經
學名在儒林斯人也隱而顯矣

李天植字潛夫登崇禎癸酉賢書國變後隱居海鹽之乍浦龍湫山秃頂披緇衣二十七年不見人家酷貧無子又病疝氣日仰卧讀書常累日絕收宴如也無僮婢獨老妻在室顏然相對辛亥元月江西魏禧至浙聞其名因其里人周雲球訪之時年已八十二矣耳聵於粉版作教使客亦書所言相酬答且曰身避海濱無從知識天下賢豪君來此得交幾何人禧具疏所友姓氏及自道出處潛夫視之而泣出所著作示之視其几秃筆敗墨空無有也禧乃檢篋中得筆二管墨一笏贈之且以白金五星進曰以具十日糧拒不受五反禧曰是非盜跖樹也乃受之不能飯客雲球攜酒餽往同飯酒泣而別曰吾終古不復見子矣禧語雲球欲聯數同志欲扶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月供月致米五斗銀五星俟其考終則人出一金殯之雲球往致禧意潛夫不可堅謝之及明年三月而卒所著有蜃園山游諸集魏禧曰嗟乎潛夫身為孝廉四十年使肯挾其才干當世何必不富貴即志求取豈無故舊仕宦足給其欲亦何至貧困乃以老且死而不悔也禧之欲為扶月供也以語徐昭法枋枋曰李先生不食他食君力所不及聽其餓死可耳後聞其堅謝也曰吾淺之為大夫也徐枋字昭法長洲少詹事汧之子也少負才名善書畫崇禎壬午舉於鄉乙酉江南不守汧將死枋日號泣於側曰大人義不可不殉國兒何忍視父死汧曰汝未仕可無從死殮吾骨入山可也既葬乃攜家隱靈巖山布衣草笠終身不入城

市然其名愈高督撫藩臬之莅蘇者往往愿與之交遣使持書幣往聘拒不納其後睢州湯斌撫蘇愈欽其節屏騎從從一吏徒步入山候之三往卒不見布席拜門而去斌固名儒其撫蘇也以德化民治行為數十年所未有而材不肯一屈節由是人愈高材之行而歎撫軍之能禮賢也時絕糧則遣僕持畫幅易粟於鄉農農知其畫貴重輒得善賈貴胄世家或以金往購則叱去不與督學副使劉果按吳謂教諭姚文焱曰邑有高士可聽其閉門餓死邪解橐金餉之及叩門一婢出應從門隙中窺見輿從踉蹌奔入不復出文焱候至暮乃歸蘇人為作閉門行樂府以紀其事

逸史曰余聞昭法居窮山有盜嘗入其室材曰吁汝猶未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我邪盜曰君幣聘嘗至門匱無餘積材曰余不受也燔灼之至爛體賴鄰僧有善藥得不死先是江西有新建徐世溥者字巨源父良彥工部侍郎世溥名家子好學能詩文名傾一時吳楚諸名士若艾南英劉宗伯等皆相結納及國變避居山中巡按御史將薦起之遣郡推官持禮幣迎焉世溥却之既去盜踵至曰金幣安在世溥辭無有盜怒炙之至死嗚呼人患無名而世溥以名殺其身昭法亦幾殆甚矣名之為累也必若古之蘇雲卿之屬者斯為真隱也

張來鳳字公儀真定匱晉人崇禎中舉於鄉甲申京師陷畿南降附偽詔舉人詣京授職而來鳳與邳州刁包皆不應真定偽知府某劾來鳳抗詔自成曰是有大志者遣使以防禦

使徵用防禦使者偽職位知府上偽知府懼僭使奉詔至縣
來鳳不出及門又不出偽使款語家人勸之及堂來鳳被髮
徒跣出罵曰汝賊也何為入吾室我大明孝廉恨不寸磔狗
賊報皇帝仇豈為爾屈批二人頰仆地奪偽詔碎裂之大呼
殺賊二人驚悸捧頭竄自成大怒檻車徵之會賊敗已乃未
幾又以不雜髮幾被收母流涕謂曰汝一諸生不審大勢將
禍我耶不得已聽許遂陽狂謝人事易名起鴻與門生趙琰
屏居田野趙琰者安肅人有奇志事繼母至孝既學於鳳甫
五日請歸來鳳曰嘻何遽耶琰有老母不敢久違曰然則姑
留五日送子歸耳五日以其母與妻忽至則來鳳遣迎之也
琰泣且拜來鳳乃割田宅養之與之砥礪經世之學來鳳既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博學高邁而琰亦慷慨自負不屑屑應舉於試兩人相得甚
歡其後琰寢病來鳳往視遙見所居有白氣起如虹驚曰趙
生死矣此其徵也疾驅至門而琰果死家人告曰死時口吐
白氣衝屋上來鳳哭而撫之曰嗟乎趙生已矣吾復誰與言
乎遂鬱鬱至病而死刁包字蒙古己卯舉人

逸史曰賊入京時亦以爵祿餌士士之為所污者何限而來
鳳獨奮罵拳擊使者壯哉烈矣使賊未敗身必屠戮豈有悔
哉此其節過於漢之龔勝也使明之臣子皆抱是節賊何至
入京悲夫

張中發字自志杭州人與汪渢同舉於鄉邈都雅疎眉脩髯
幼時父課之學每早命題構文成則許盥而食以為常終歲

率得文三百五六十首國變移居山野不復出以醫活人有
司脅之就試不得已至彰義門而返西湖三高士皆孝廉之
避世者中發其一也督學使者欲見之不可伺其出要於路
輒避去乃復設醮湖上以詩請禮無一至者妻死弗娶嘗閉
戶默坐以壽終

謝遴字彙先宜興舉人國變杜門不出種菜一畦陳檢討維
崧寄之詩曰半畝牛宮繞菜田鉏畦汲水獨悠然芒鞋一緬
千金值不踏城中二十年

巢鳴盛字端明嘉興人丙子舉人國亡隱居絕迹城市時都
盜四起家為所掠愈窮空於繞屋種匏大小凡十餘種長如
雞頸纖若蜂腰杯杓之外室中所需器皿莫非匏者遠近爭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倣之今攜李匏樽盛行使始於孝廉也時孝廉避世者猶間
賓客獨鳴盛一不與世接故其名尤高

包捷字驚幾吳江人壬午舉於鄉孫兆奎之起兵而死也捷
往哭之及吳易遇害陳尸不收捷聞往棺殮焉為位而祭避
地穹隆山灌園自給往來者惟徐枋諸高人詩悲涼慷慨有
西山集

王介之字 弟夫之字而農衡陽人也崇禎己卯壬午兩
人聯舉於鄉國變遁迹深山皆不雜髮壬寅後有以介之違
制告者總督羅某召訊勸之雜髮不應背公堂而坐羅不得
已令左右持之翦其髮放還有老卒遇之大慟介之歸鬱鬱
死而夫之得免年八十餘方卒癸酉歲也吳逆僭號命偽巡

撫李子受訪明遺老以書幣聘夫之出授以職不可強之再三終以老辭詩文艱澀不可解二子力耕能孝廉故得完節云

張若羲字昊東華亭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後潛身家庵破屋數椽躬自灌園秀水朱彝尊嘗訪之郊西荷鉏戴笠相揖於紫瓜白苧之間與處士吳騏善暇輒相酬倡其同年進士上虞徐復儀字漢官兩都既覆哭泣失志所居下管山中日夕貿貿環山行幾忘寢食也竟投崖落深谷死聞者哀之

南疆逸史卷四十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三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三十九

逸士

孫奇逢

黃宗羲

李 顥

王宏撰

張 岱

談 遷

施 博

劉 灼

陳恭尹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年十七舉於鄉萬曆庚子也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友兩家相去十里寒暑過從討

論經術研究濂洛諸子宗旨不為詞章訓詁之學居父母喪與弟廬墓六年巡按御史旌其閭天啟中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以劾逆奄被逮皆奇逢友也時善繼方贊閣部孫承宗軍於榆關奇逢遣弟奇彥上書孫公曰左魏諸君邦之楨也橫被奇禍舉朝扼腕而曾無救援者昔盧柟莽男子耳謝榛以布衣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今不為盧生地乃從千載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夢陽在獄何大復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海至不自愛其名今左魏之品可方夢陽非盧柟所敢望奇逢一介書生無由負斧鑕訖闕下尚慙謝榛閣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康海下乎孫公得書心動即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為申救忠賢聞謂興晉陽之甲大懼夜繞御床而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馳詔止之時誣諸君皆有贓酷刑以追不能應奇逢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率醵金助畿士皆愿輸得數千金挾入京而諸人相繼拷死乃經紀其喪殯當是時奄黨邏校士衢巷皆滿士大夫觸手糜爛親故鍵戶而奇逢慷慨靡顧禍亦卒弗之及孫公高其義識其才欲奏為職方郎中與共事奇逢顧時不可為自陳愿老公車烈皇帝立廷臣交薦辭不就崇禎九年容城被圍率宗人鄉戶助城守城賴以完優詔褒嘉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流寇日熾將逼畿輔奇逢攜家避地易州五公山斬茅雙峯宗姻門生依以保者數百家練兵勇飾軍實申期約輯奸究暇則講詩習禮修喪昏冠祭儀節四方搶攘獨山中弦歌俎豆不廢賊

南園逸史卷四十三
二
聞相戒莫敢犯者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國變後聞蘇門
山泉石幽勝復移家築兼山堂靜坐玩易象教子孫勤穡給
食門人負笈來者隨所指孜孜提命其學以慎獨為宗於人
倫日用間體認天理嘗言後生非復躬行惟滕口說徒增藩
籬於道無補夫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
分此終身行之不盡者故其學與年進老而愈密人無長少
貴賤咸接以誠道行於州里鄉黨耕夫牧豎皆知敬愛每春
酒熟百花咸放村鄰爭遣車驢迎至其家兒童歡喜曰我先
生來也年九十二卒士大夫致弔者屬路列祀百泉書院容
城夏峯皆立專祠子孫遵其教咸有禮法孫淦壬戌進士中
書舍人善鼓琴能承家業學晚年亦高尚不出門人最著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睢州楊斌海內稱徵君或稱夏峯先生

逸史曰逸哉徵君也世亂不汙世清不激屢徵不起山居講
學追蹤河汾王氏焉徵君雖逸乎其所漸被者遠矣

黃宗羲字太沖餘姚人忠端公尊素長子也尊素以劾魏忠
賢死詔獄烈皇帝立忠伏賢誅宗羲時年十九入京草疏頌
冤得賜祭葬贈官錄後再疏請誅曹欽臣李實二人受忠賢
指論尊素而為大理考問者許顯純也及廷鞫宗羲袖長錐
與對簿顯純訐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宗羲曰顯純與忠
賢謀篡宜顯戮高煦宸濠親王尚不免何況外戚以錐錐顯
純血流被體卒誅顯純流其妻子又與同難諸子箠殺獄卒
顏紫葉文仲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空本填寫耳故

墨在硃上屬所親行賄三千金宗義首陳所賄大聲曰墨在硃上賄成也復用錐錐實當是時宗義志氣憤發不惜一死報仇觀者皆裂皆變容賴天子仁聖憐忠臣遺孤成其志由是孝義之名震天下四方皆願交焉南都阮大鍼用事將起黨獄宗義幾得禍魯王監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遷御史累陞左副都御史及師潰奉其母夫人姚避居萬山中絕口興復事曰有老母在敢以俠名累吾母耶宗義少好學自謂以魯得年二十二讀二十一史日限丹鉛一本後逢難流離舟車茆店之內手不去編寒夜鈔書必達雞唱暑則穴惟通光以避蚊蚋受忠端命執贄劉戡山然竟崇禎世詩文盟會交遊聲氣去其半至是避地山居乃大啟戡山書深研默究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為其學集有宋以後諸儒之大成作劉子行狀要其指歸之精徵由是言劉氏學者皆宗之又工文詞泛濫諸子百家及名賢古文詩歌無不銳然欲與之並四方碑版志傳記序求文者自遠方來旁及天官星厯勾股壬遁無不兼精東南文士翕然附從皆稱黃門弟子丁未舉證人書院講會於郡城戊申移席窗波甬上遂有講經會先後主海窗紹興講席所造就士湛深經術其最著者陳紫芝陳錫嘏鄭梁范光陽等皆登甲第顯仕於

朝及布衣萬斯大斯同昌明師學廷臣慕其名皆願其出己未以博學鴻詞徵甲申以特舉遺獻薦皆以老病辭有司承詔取所撰述關明史者繕寫以進宣付史館是時宗義年幾

八十矣自為生壙於先公墓旁設石床一石几一諭以死之
次日昇至石床藉緇覆衾不用棺槨不作佛事諸鼓吹巫覡
銘旌帛紙錢紙幡概不用以生平所著書牘置石几上又恐
子孫不從作黎州末命一篇歲乙亥七月卒年八十六百家
遵末命葬安化山門人鄭梁誌墓銘塞壙門立石覆土焉其
講明儒學有孟子師說明儒學案吾悔集喪服制在仕也有
行朝錄汰存錄思舊錄海外慟哭記舟山記聞西臺慟哭記
注其山居有四明山志台巖記遊匡廬行脚錄今水經其星
厯有春秋日食厯授時厯故大統厯假如回回厯假如西洋
新法假如律呂新義氣運算法納甲結音其選輯有明文案
文海明夷待訪錄宋史補遺姚江文略姚江逸詩姚江瑣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黃氏家譜冬青引其文集有南雷文定蜀山集南雷詩厯皆
有成書不下百種友人私諡文孝先生先是忠端被難封翁
太僕鯤溟公在堂宗義事祖盡孝撫四弟於幼孤咸成立仲
宗炎晦木季宗會澤望並有才名庚寅晦木以告變拘將罹
大辟宗義行冰雪中十指皆血求救於馮君道濟明得珠百
顆獻大帥得釋其哀行如此叔葆素子木正亦志節士隱居
注易終身冠髮不改一門羣從自承家學他姓罕比焉
塾屋李顥字仲孚好學篤行關西學者宗師之康熙乙未以
博學宏詞徵不赴後
駕西巡入關
諭督撫欲召見以篤疾辭

南齊書卷四十三
五

朝廷嘉其志弗強也

賜以

御書匾額上疏陳謝文詞拙野侍臣見者竊笑之竟以自全
年八十餘終於家子孫守其誠力耕自給無應舉者學者稱
二曲先生時關中與黜並徵者有華陰王宏撰字山史父兵
部侍郎死難宏撰隱居華山讀書自勵聞博學宏詞之徵挈
家避之江南八年始歸始宏撰與李因篤天生同學趣好甚
密及因篤就徵遂與之絕關西為之謠曰天旱山高生沈史
標卒年七十五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祚曾孫也長於史學丙戌後屏
居卧龍山之仙室短簷頽壁終日兀坐輯有明一代紀傳既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成名曰石匱藏書豐潤谷應泰督學浙江聞其名禮聘之不
往以五百金購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谷君知文獻者得
其人矣岱衣冠輯揖猶見前輩風範年八十八卒同時海
圖談遷亦好史學明於古今治亂以明末有史尤注意明之
典章文物以為革除泰陵之事紀載失實而神熹兩朝秉筆
者皆逆奄之舍人思陵十七年事變多故國亡亦滅於是輯
十五朝之實錄披宗禎邸報補闕遺正紕繆以編年體自成
一書名曰國權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蓋士人欲竊
其書憑藉為己有也遷慨然曰吾手尚在圖遂已乎從嘉善
錢相國士升家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慎言膠州高相國
宏圖皆以遷為奇士折節下之在南都欲薦入史館不果亡

何二公相繼野死遷棄諸生走昌平哭思陵將西哭慎言於陽城未至而卒丙申歲也谷應泰既購張岱紀傳復得遷國推因集文士輯明史紀事本末蓋兩家體裁較他稗史獨完具而岱遷於君臣朋友之間天性篤至其著書也徵實覆覈不矜奇門文以作者自居故儒林尚之

嘉興施博字約庵研精理學以知明處當為慎獨切要功夫與餘姚黃宗義善有往復論學書而慕孫徵君奇逢之為人嘗曰劉戡山吾師乎然未嘗執贄其門也乙酉後常寓宿東塔寺終身儒冠博袖晚乃講學放鶴洲引接後進有舉成宏名臣諸奏疏請正者博即下拜曰朴老衰愚無志當世君能為世道留意追蹤前賢甚善幸厚自愛蓋其故國之思耿耿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不忘也悲夫

山陰劉灼字伯繩都御史宗周子也宗周歷仕京師灼每隨侍其學多得之庭訓能承其志節宗周絕粒灼伏庭下悲泣及喪哀毀二十年坐臥葺山小樓不復出父故時門生屬吏有官紹興者餽遺俱不受縉紳士請與講會亦不往癸卯卒令四子母應科舉同門私諡貞孝先生

順德陳恭尹字元孝父邦彥既以起兵死義恭尹走增城父友湛粹破千金匿之更名鞠事園乃復名焉博學能文章痛父志終身不出而名甚高粵東有大家皆以文名而恭尹父子忠孝為不之愧云

南疆逸史卷四十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四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

逸士

沈壽民

劉城

張拱乾

楊湛露

魏禧

李標

王翊

張白牛

陳貞慧

呂章成

陶復

陳洪綬

鄭鉉

朱之璣

朱兆殷

葉振名

韓位

嚴瑋

沈壽民字眉生號耕巖宣城人也當莊烈帝時中原盜賊充斥而疆事日亟廷臣多樹黨營私爭門戶相水火無一人肯為上分憂者上愈厭薄之思羅山澤之士不次擢用丙子乃詔復保舉之制而應天巡撫張國維以壽民應詔壽民通知古今大略嘗感慨時事及公車徵至而楊嗣昌方奪情起視事中樞壽民慨然曰事有大於此者乎乃具疏劾之通政司張紹先不敢奏壽民遺之書曰無使並獲罪執事紹先不得已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疏入留中不報黃道周歎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吾輩愧死矣於是臺省何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楷錢增林蘭友及翰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道周亦以廷許楊嗣昌得罪皆自壽民發之壽民以此名聞天下亦以此報罷自是不復應舉與宜興周鑣讀書茅山阮大鍼在南京為任俠以新聲高會招徠文士思以起用壽民惡之其劾嗣昌也並及大鍼於是顧杲吳應箕推壽民意出南都防亂揭合諸名士以攻之大鍼大懼閉門謝客然恨甚未有以發也及甲申南都建大鍼復得志乃先論殺周鑣欲次第按揭中姓氏誅之以壽民為首壽民變姓名入金華山中會國亡事解遂不及採藜藿充食有知而餉之者謝不及受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守郡守朱元錫遺以金受而度置壁中二年不發視溧陽陳名夏與壽民交名

夏仕

本朝入內閣將特疏薦壽民使人寓書壽民壽民對使焚之
答書曰龔勝謝枋得智非不若皋羽所南卒以隕厥軀者緣
多此物色耳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名夏乃
止乙未始返故廬田園已半為人侵占或請直之官曰身既
隱矣焉用直為當事聞其名候之不見或向之半道壽民望
見冠蓋輒遁去乙卯五月厲疾門人吳肅公侍壽民命之書
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
年六十九所著有聞道錄壽民性雖孤峭然其少時慷慨重
然諾薦篤友誼自言才疎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皆急
朋友之急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劉城字伯宗貴池人少負雋才與吳應箕齊名史可法開府
安慶深重慶器之每大事諮訪焉崇禎丙子詔大夫保舉天
下才智傑出之士與科甲並用江西布政使張秉文以城應
詔既至銓司議以知州用城輒移疾歸其友人曰今國勢搶
攘主上旁求俊乂搜及山澤藉以拯難子抱匡世材乃將試
而復藏乎歎曰進士勢積重久矣我非甲科一旦出而與之
爭衡徒自困耳即任任事且有出而掣吾肘者何以副主上
之知哉若夫言利以剝民齟齬用事大臣以得當人主博一
官我又恥而不為也蓋指給事中陳啟新云歸而名愈高及
江南建國廷議分江北地為四鎮駐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
澤清等軍城聞之蹙然曰禍始此矣亟上書可法曰四鎮多

桀鷲不臣或起降盜非懷忠義朝廷亦非素以恩德撫循也
主弱必叛敵強則降主敵皆弱則專制自為互相吞併干戈
起於肘腋敵未至而先自敗矣公之出也名雖督師實不容
於朝耳既無老成宿將挾以俱行何以彈壓四鎮而收其用
根本不固而恃四人者防江是使狼守門虎來未必能拒而
主人先不得動足後必悔之其後四鎮果跋扈不可制可法
慨然謂幕客應廷吉曰國事決裂至此揆厥所由當戮四人
以為大臣誤國者之戒昔之廷議封四鎮者高磴齋也贊成
之者姜燕及馬瑤草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余也惟劉伯
宗嘗予我書預言之吾愧伯宗多矣城見馬阮擅政知必敗
杜門不出及江南亡吳應箕以起兵死難愈憤恨不自聊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惶山澤未幾竟卒

逸史曰當時保舉亦多得士惜未盡登廊廟也或試之州縣
沈於下僚故卓然可觀者鮮若劉生者用世才也而迄無所
試以悲死夫

張拱乾字九臨吳江人少沈潛好學為諸生有名太倉張溥
張采松江陳子龍夏允彝方結應社幾社以招致四方能文
士而吳江獨推重吳翽計名沈應瑞張起及拱乾為之冠南
都建國阮大鍼報夙怨疏參復社指為黨人拱乾與沈壽民
張名烈皆緹騎逮問會國亡事得解雜髮令下拱乾與其父
君美不奉制為鎮將吳某所捕繫時同繫者四十餘人以次
受戮次及拱乾父子吳帥忽沈思曰吾稔此人三吳才士也

杖而釋之拱乾乃翦髮為冠日誦道德經杜門不出溧陽陳
名夏在政府雅知拱乾言於
朝以中書舍人召不就作荀彧田疇二論以見志部使者聞
其名請見皆不報戊戌己亥間海烽不靖江浙富室多為人
告密填牢戶流塞外者不可勝數故家鉅族莫自保其命拱
乾喟然流涕愈屏絕交遊坐卧一小樓顏曰獨倚親戚見其
匱乏饋之米則受進以金幣不顧也為文初學昌黎晚喜止
齋同甫之文曰吾才小苦拘檢非此不足以拓心也年七十
四而卒無子鄉人私諡貞毅先生
楊湛露字燕侯宜興人兒時嬉戲拾炭畫張桓侯像絕肖人
奇之及長遂通五經書史百家與星厯陰陽卜筮之書靡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研究弱冠餼於庠有盛名遂為教授大師弟子著籍者數十
百人周延儒之再相也重其名欲延致賓館辭不赴所親勸
之曰公勢燄傾天下吹氣為雲噓氣為雨子誠班東閣公卿
皆日接席此功名之會也何辭之遽笑不答及延儒敗諸客
親密者皆得罪人始服其高識年四十以明經當貢禮部會
甲申國變遂棄去不顧南京不守散遣生徒歸掃除一室終
日危坐意有所觸則走荒蹊曠野中撫膺長號家人掖之然
後得還蘇撫檄郡縣講學曰得賢而有文者以主講席縣皆
推重湛露守令遣博士自家迎之湛露瞠目曰諸君何學之
講耶言已涕泗橫流博士咋舌還不敢復強楊閣部廷麟官
翰林時嘗謁其師盧司馬過宜興讀湛露文奇之命駕到門

不肯見及閣部贛州死難則為位而哭之曰吾重知己也晚
喜導引五禽之術然家益貧往往日宴未炊處之怡然縣官
賜民年八十以上粟帛吏送至門辭不受年九十而終
魏禧字冰叔贛之[甯]都人與其兄祥弟禮並能文章而禧尤
知名世稱三魏云為諸生試輒冠其曹及甲申之變禧聞號
慟從博士後日哭臨縣廷居則憤惋叱咤謀從曾給事應遴
起兵誅賊不果已而謝諸生服隱居教授方流賊之熾也[甯]
都獨遠寇禧謂其兄弟曰不可恃也倘猝至如老親何距[甯]
都四十里金精山有翠微峯四面削起百餘丈中徑圻自山
根至頂若匠劈然緣圻鑿磴道梯而上出其上穴如甕口禧
往相度笑曰是可避世因結廬其上移家居焉於甕口置閘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為守望士友稍稍依之而南昌彭士望而確林齋樂平王剛
福清林全春廣濟舒益與禧姊壻邱維屏偕至閒居講易讀
史學者所謂易堂諸子是也其後數年土寇大起[甯]都諸豪
家悉被略而翠微獨完禧有才智善擘畫理勢家肆居力為
古文辭凌厲雄健不屑屑撫擬前人好左氏春秋及蘇洵文
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激昂摹寫淋漓其議論偉如也年
四十乃出游涉江踰淮抵吳越聞有隱逸士不憚千里造訪
於吳門交徐材金俊民西陵交汪胤汴乍浦交李天植常熟
交顧祖禹毘陵交惲日初楊瑀方外交藥地橋木皆遺民也
禧名既高會

中朝舉博學宏詞科有以禧薦者辭不就郡守縣令督促就

道不得已昇至南昌固稱病篤撫軍某親往候之禧絮被蒙頭卧歎息而去又二年卒於儀真舟次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二卷詩集八卷左傳經世若干卷時以博學鴻詞徵者凡百餘人獨禧與盩屋人李顥不豐顥字中孚以道學著關中或曰此易堂諸子以逸民也往往感慨重然諾立義聲公卿間子何獨取於禧嗚呼此乃所以為逸民也夫虞仲太王子受封有爵土柳下惠為士師而孔子皆以逸民稱之况禧之高節也歟禧兄祥字伯子負經濟大略戊午楚亂大帥聘往賊營說賊將降為所殺人尤惜之要之有易堂之學而後可逸也已

李標字子建嘉善人精於戎機戰略軍律營陣壬遁諸書閣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部史可法辟為記室見事不可為乃辭歸與庶吉士魏學連子一友善學連公車北上標往送之謂標曰余夢斜塘見茫茫一片土無復雞狗桑麻行後得毋有變乎標戲曰君且富貴宜目中無人耳甲申學連死京師喪還經斜塘標撫棺慟哭曰子一果妖夢是踐耶執紼者無不流涕及史公殉節揚州渡江會葬其衣冠於梅花嶺歸而繞屋皆種梅賦詩三十首自比謝參軍翺之於文信國云

王翺字介人嘉興布衣好學工詩旁精詞曲啟禎之間大雅不作毅然以起衰自任而知者寥寥惟平湖陸職方嗣端心賞之嘗造訪焉值翺滌硯河濱僕人問翺所在答曰我是也躍登舟隨以行家人不知也遍遊苕雪踰年乃反陳子龍司

理紹興翔往投謁子龍方置酒送客延入座賦詩前路夕陽
外行人春草中之句子龍大稱譽為序其詩詞遭亂所居不
戒於火惟餘小屋三間一拱婦爨一吟詠其中而介愈甚有
故人官府寮者造之不見尋卒於京口魚子人咸惜之
張白牛失其名字存壬錢塘諸生少不慧七歲時自家塾出
遇一道人揖之道人曰童子知禮命拾瓦礫置掌中俄成七
級浮屠金色炫目大驚吐舌道人即以手曳其舌長數寸其
母怪之使婢問道人曰能使復故否道人曰舌長心開能讀
書何傷母素好施因留道人食贈布二匹銀半兩道人食畢
納銀布袖中索大紙覆几而出以小函授張曰他年汝父歸
以授之遂去僕徹饌去紙則飯羹銀布宛然在也張自是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敏日記數千言長愈好學為文奇古十五冠童子試後試輒
高等名傾一時及父御史謝事歸病將死啟向所留函則藥
方也服之而愈鼎革後棄諸生服避居留下賣卜自給足迹
不入城破屋二間敗几缺足穴壁倚之以讀書邈蒼古亂髯
聲如洪鐘日吟詩經史之外釋道三藏皆誦冬衣一敝芒衫
服砒霜問之則聊以禦寒親友饋遺悉不受李霖臣嘗見之
舌能果舐及額也後不知所終

陳貞慧字廷生宜興人都御史于廷子也性孝謹無疾言遽
色而才氣豐溢于廷甚愛之周延儒在朝與于廷不相能及
為相欲脩怨於遺孤而聞貞慧才知不可辱則為好語慰藉
之貞慧不屈也徵士沈壽民及禮部主事周鏞讀書茅山共

持清議裁量公卿貞慧與諸名士貴池吳應箕芑山張自烈
歸德侯方域宣城梅朗三蕪湖沈峴銅餘姚黃宗羲如皋冒
辟疆翕然應之阮大鍼在南京蓄妓樂以新聲高會收召黨
與利天下有事而行其裨闔壽民疏劾楊嗣昌亦及之陳貞
慧乃與諸士謀推壽民意出南都防亂揭合攻其舉金陵廣
業社也酒酣接席引繩批根以為笑樂大鍼恨甚及馬阮用
事聞周鍾降賊還先收鑣鍾入詔獄乃作蝗蝻錄羅織復社
諸士以壽民貞慧為首欲大起黨錮緹騎四出諸士多亡命
而貞慧被縛下鎮撫會國亡得解貞慧自是日夕悲哀埋身
土室不入城市竟十餘年年五十三而卒黃宗羲銘其葬曰
嗚呼是為宏光黨人之墓佞人過之尚避其風雨其推隆如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此

餘姚呂章成字裁之大學士本曾孫也博學古文國變歎曰
吾先世受恩三朝學不可廢今學成知無所用何名其藏書
之室曰蓼園曰余集於蓼難誰謂荼苦者冬服毡巾夏或散
髮每讀書臨文至三月十九之事未嘗不閣筆輟卷流涕太
息也改輯周興嗣千字文紀有明一代詞核而義嚴士大夫
多傳抄之

會稽陶復字克幾九歲在塾聞烈皇帝殉社稷即閉戶哭泣
不能止母兄怪問之對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復雖幼君父
同也若何不哭痛及長力學絕意進取授徒自給竟五十年
大布之衣卒友人私諡貞安

陳宏綬字章侯諸暨人工於畫崇禎間與北平崔青矧齊名號南陳北崔土木形骸垢面敝衣不事脩飾惟喜精筆佳墨日作大書一紙楷書一紙閱漢書二頁既已即揮去取酒放飲醉輒罵當路諸公顧獨敬畏劉戡山聞其語音即卻步自歛戡山亦喜與之語謂曰章侯聊復飲乎及戡山沒懸其遺像朝夕禮焉自題其像之曰浪得虛名山鬼竊笑國亡不死不忠不孝晚歲遇田雄於坐使酒大罵雄錯愕不敢犯也著僧服稱老蓮天下因呼陳老蓮云

鄭鉉字玄子錢塘諸生崇禎中四方文社甚盛而杭有讀書社以文章氣節相期張岐然汪浩虞宗攻馮悰及鉉皆與焉當時稱岐然力學宗攻孝友宗深沈而鉉卓犖嘗與吳應箕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黃宗羲沈壽民等會於西湖日夜棹湖舫論古今各持意見不下闕聲沸水然各相引重國變社士皆散岐然更名濟義浩名濟月逃之僧鉉謂其子淵曰梅漢福變姓吳門宋謝翱不返汴社皆有子而棄不復顧我欲為梅謝之事汝毋蹤我為遂去不知所之久之淵聞父在上栢山中尋之莫遇餘姚韓貞武文俠士也嘗入海往來上栢宗義疑其知鉉所在私問之亦未見或曰鉉糾烏合死義也淵字元澄痛其父縱酒而卒

朱之嶼字楚嶼餘姚人嘗為黃斌卿記室斌卿死浮海之日本乞師長琦王留客以書達東京大將軍許發罪囚三千之嶼以不發兵而用罪人身入東京面陳方略聞海師潰乃留

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為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日本於是始有學國人稱為朱夫子諸王以其遠客納侍女十二人竟不一御縣人張如皋自長崎島還傳其事其孫浮海往省白迎致之意歎曰此雖異域猶得守衣冠者卒不肯歸在日本四十年終而葬焉

逸史曰昔管[圖]避地遼東後世獨傳述之况潔身入海外者歟夫侏儒卉服之人而能使人主尊崇學術飭傳館致隆禮焉必其材智有過人者而肯舍所崇奉之地以返於枚棄窮困之鄉乎然其志亦可悲矣

山陰朱兆殷字夏夫少與張司馬煌言友善負材略明季武備廢弛兩人共謁紹興知府于穎勸穎招募材勇東南當有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反側者未幾東陽許都果起連破數縣郡以有備得不動由是知名及司馬從魯王兆殷戮力兵間襄其事後潰入海送至沙堤而還甲辰司馬被害葬南屏山兆殷每春秋攜雞酒哭奠年八十餘而終其同縣葉振名字介韜亦司馬友也家貧奉母至孝丙戌後妻死不娶居壞室書心喪謝客於外靡實無喪也友至藉鄰火煮栢葉代茗餽餅啖友不廢酒友不飲則自盡之壁柱所標大約以死為樂擇死之最著者首迅雷行道上海穆穆如無人司馬死振名登越王臺陳酒饋為文六千五百餘言哭而祭天下聞其風而義之死時六十八無子友人王某殯之云

宛平韓位字參夫嘗從高攀龍講學著道統錄甲申之難潛

自宣武門出至南京明年南京不守留其二子清涼山麓遂
浮海去長子更名田字耕良次子更名畱字石耕畱痛其父
四十不娶從寄食所攜止一琴然所善南昌王子一金陵龔
柴丈關中王築夫亦未聞畱嘗鼓琴也辛丑秋送屈大均於
秀水為鼓一再行悽然別去其冬病卒兄田乞貸殮焉常熟
嚴瑋字伯玉大學士訥孫也始為岐陽王賓客後入何騰蛟
瞿式耜幕府瞿何沒攜家隱獐人洞嘗一省毋還里後竟入
洞不知所終嗚呼若二君者真可謂避世也已

南疆逸史卷四十四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五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一

義士

嗚呼學校王政之本也學校盛而人材出天下可長治矣有
明學校比隆漢宋其養士也抑又過之故名卿碩士往往出
其中然其季也植黨營私以敗國亡家者亦皆學校者出也
豈盛於前而衰於後乎非也世道否小人進君子伏故南都
之亡仗節死義者縉紳中不多見而閭巷之士乃捐軀而不
顧嗚呼身為儒生無官守之責君臣之分未定也而慷慨以
殉彼獨何心哉不負我學而已矣有國家者可不重士乎作

義士傳

盧涇材等

高孝纘

王士琇

史可法之開府揚州也首設禮賢館以招士其後同可法死者十九人其可紀者長洲盧涇材字渭生崑山歸詔字爾德嘉定張涵字凝之桐城胡如牲如瑾山陽何臨皆禮賢館士也涇材於可法出鎮時率太學諸生上疏言宋出李綱於外二帝終至北轅可法不宜出人以為有陳東之風及大兵圍城堅守鈔關投河死詔守南門死涵徵餉還城將陷入北門被殺如牲以下皆戰死

高孝纘王士琇皆江都諸生也城破孝纘衣藍衫書其上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首陽之志睢陽之氣不二其心古今一致從容至學宮自縊

於先師座前士琇閉門設莊烈帝神主於堂與其弟同死

吳可箕

潘履素

黃金璽

大兵入南都新安吳可箕字豹生方讀書太學約同學生上書豫王申繼絕之義無有應者乃感憤流涕置酒別親知縊於雞鳴山題詩布袍曰蹇遇逃君臣臨危欲保身操心死國難不作兩朝人江右詩人潘履素時在城先一日自刎有武舉黃金璽者字士彩江甯人性豪任俠

大兵至將集士人守禦鄰里尼之金璽拍膺大哭焚書告天地臨縊大署於壁曰大明武舉黃某一死以愧為人臣懷二

心者嗚呼我不知其時錢謙益趙之龍亦曾見之否也

韓 默

饒 餘

張秉純

趙景麟

徐爾毅

鄧雲程

吳古懷

韓默字又適臨汾人父賈於揚因家焉默補博士弟子員甚有名又善書史可法知其才延至軍門欲官之辭不可城破語其妻蕭氏曰吾受知史閣部不可不死義若等自為計易巾服投井死妻謂子彥超曰汝長子當隨父左右彥超曰諾亦投井蕭結纒於梁命長女先縊視其絕挽幼子乳之既已授老嫗辛氏頓首曰韓氏惟此一塊肉如不存韓氏之鬼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矣善存之汝義也我夫婦死不恨老嫗號泣負兒去蕭氏乃縊嫗抱兒晝伏積尸下祝曰韓氏有後汝勿啼兒果勿啼夜至江灘馬家莊傭工拾麥以穗啖兒得不死越一年居人浚井出默尸面如生家人伏尸哭左鼻忽出血人咸異之棺殮焉

諸生饒餘字吉人生平孝友家貧親死葬盡禮每讀書至夜分則哭哭已復讀聞京師破憤不欲生至是竟自縊他若汪應坤子餘王廷佩廷璉呂蒙齊金璣邵伯張映發劉應遠皆諸生之抗節死者然僅留姓名而已
張秉純字不二舍含山人為諸生甚有名常曰士所自立者忠孝耳才華其末也乙酉江南亡慟哭不食友人遺書勸之

秉純報曰髮膚受之父母不全歸則不孝中服太祖制也不
遵守則不忠忠孝既虧何顏視息人世哉且吾非為名也名
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如以為無益則古來國破君亡忠臣
義士往往碎首捐軀豈必有濟於事哉延至五十四日乃瞑
踰月妻劉氏亦以哭其夫死

趙景麟字天生鄞縣人也為人誠慤貧不忘取子恆閉戶讀
書人罕見之丙戌六月江東不守景麟謂其家人曰吾平生
無不了事惟貸某友金彼以吾貧不責償也然吾負之獨不
愧於心乎茫茫泉路抱此愧心事不可乃質田持金還友人
友人曰子貧且無庸却不受景麟曰子視吾豈負人者即不
負而空受子惠終身不報我何以瞑遂別襤衫方巾往文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慟哭懷歷試草不自沈於江江深湍急救者莫及越日浮尸
氣已絕而目尚瞬鄉人聚觀不知姓名也友人昨者頗訝其
語持金往訪之道江灘見其尸大號曰此吾友趙天生也因
述還金事途人皆泣急往報其家昇之歸或曰吁我昨日見
冠服而哭文廟者是也是以義而死國矣撫之而瞑
逸史曰許琰王毓者皆以諸生殉國琰贈蔭賜祠毓者以名
高人爭談其事而趙生無聞焉則以生長窮巷無交遊之助
也然其死義則一也

徐爾穀字似之吏部尚書石麒兒子也石麒無子撫馬嗣幼
端凝喜談忠孝尚書之殉義也家人倉卒藏櫬中城既屠人
迹斷絕越二十五日爾穀號哭入城求父尸顏色猶未敗昇

至楊林村舍殮之甫畢兵大至衆潰散爾穀守棺不去兵士
露刃睨之爾穀抗聲曰我父在此我豈爾避父為忠臣我為
孝子我何畏死耶主兵者曰犯忠孝不祥相率去隆武聞石
麒死節遣使授爾穀太僕少卿及吳勝兆獄詞連爾穀與嘉
善錢梅松江夏完淳同被逮死於金陵爾穀之在獄也以書
與其繼室孫氏訣孫氏得書微笑侍婢曰郎得歸耶孫氏曰
非也徐郎去時我已辨一死冀其歸故忍須臾今既來訣則
含笑入地耳夜分家人咸寢啟戶抱所生三歲兒赴水死尸
植立水中子猶在懷也梅妻徐氏亦自沈完淳梅壻也具夏
允彝傳

逸史曰嗚呼徐氏忠孝節烈萃於一門豈不偉哉嘉興古秀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州田土饒沃江山明麗重以三百年之德澤嗚呼豈一日之
積哉徐氏為不負此土矣

鄧雲程字扶風黃岡諸生性戇直膽力過人當明之季流賊
披猖而廷臣交爭門戶慎枝貪黷將帥巽懦果縮郡縣長吏
望賊奔竄雲程時撫膺流涕曰至此乎聞朝貴穢行則榜之
通衢曰今禍敗至是非若曹行事所致耶或尼之曰君必賈
禍雲程曰彼方尋恩仇於儕輩奚暇及我且我榜非金珠也
彼必不攫取由是以狂名及賊將逼黃州遊騎至外郭守令
懼甚召與計事雲程曰賊蔓延天下十餘年矣公等平日備
禦云何今乃欲張空拳扞強寇誰復應者惟不肖此軀在愿
為國家馳驅不敢愛死惟公命守令壯其語然四顧無兵也

雲程慨然脫儒衣冠被甲戴兜鍪持鐵鎧重四十觔獨身絕
城出覘賊馳城四遊三晝夜賊謀者見之語賊曰城中有勇
士持大鐵鎧前來矚我得無設伏以誘賊咋舌去雲程既不
得一當賊而當時亦無真知其才引之軍旅間者愈憤悶悲
叱及聞京師陷烈皇帝凶信叱望號踊嘔血數升遂棄家狂
走荒郊慟哭竟死於洛南之橫谿
逸史曰懷宗求賢若渴而材勇若雲程者欲身一試卒不可
得既挺身出扞賊賊聞名且遁有司猶未之薦剡也嗚呼豈
不足膺蔽賢之罪哉然雲程閭巷一儒生非有民社之責而
睠懷君國侘傺以死使其得位則節烈必不在諸君子之後
矣乃至今無道其姓氏者余故亟表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吳古懷字弗如高淳人年二十二始折節讀書師事同里邢
孟貞晨興手一編至子夜弗輟父母禁之乃居僧舍下帷嘿
誦主僧窺之笑曰居士盜書讀耶居數年學大成補邑庠生
見天下將亂曰士不可不知兵乃習孫吳兵法著將論兵論
數篇既而曰此陳言也施之今謬矣且夫不食習地形而談
兵者兵家所忌也目不覩山川險要而稱引屯戍習陳圖一
旦用之能無敗乃公事哉乃以百金市一騾屏僕從襆被出
游日馳三百里遍歷三關及甘肅固原圍夏延綏宣大薊遼
諸鎮躋巖阜陟高障厯視阨塞遇老校與邊卒輒貰酒與席
地坐飲詢其險阻要領及寇所常出沒之處道邊屯虛實軍
伍整弛凡六年然後歸歎曰地形盡在吾目矣顧用險何如

耳著邊險圖說萬餘言曰使我得答兵萬里持此可報天子矣當是時社會盛興古懷於與蕪湖沈士柱貴池吳應箕宣城沈壽民梅朗三等皆稱莫逆交南都防亂揭古懷與馬阮大鉞恨之刺骨南渡大鉞得志將以鉤黨置獄盡殺諸名士壽民士柱等遠竄古懷迎士柱妻子屬家人善撫之而脫身入粵會江南不守歸遂棄儒服托迹甚輿自號三湖散人時時走山顛水涘慟哭獨語人問瞠目不答及聞粵亡歎曰吾尚可食人世粟耶抽刀自刺血淋漓洒地諸子持之傳以藥而甦防守數月卒自縊時壬寅五月二十八日也子越彥字季舒有雋才守父志亦終身不應舉

逸史曰吳生豈不誠奇士哉當是時擁節越樹麾纛擅軍旅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之任者率慙怯無能口不談戰陳問以輿圖關塞茫如也故以戰則衄以守則潰馴致寇敗縱橫中原陸沈而吳生以儒生馳驅九邊口手指口畫使當時士大夫盡能若是豈有生而敗亡者哉然吳生卒不得一試其技此國家之不幸非獨為一士慨也迨夫滄桑既變而睠懷故國刎身以殉則又與夷齊爭烈矣

顧所受

王贊明

蘇州之破諸生顧所受死焉所受字性之長洲人幼穎異為邑令江盈科所賞十一歲補博士弟子員從管志道講學善交遊有盛名然性嚴重以禮義自守學者憚之稱為東湖先生先是甲申長洲諸生許琰聞變號數日語其二子曰汝事

叔父如事我無缺孝敬又語其妻曰謹訓二子毋墮先業乃走福清觀題詩自縊道士見而解之遂還家翊日復自投胥江值潞王舟過援出問曰若有冤乎對曰否也國亡誼當殉國潞王驚問其姓名為之出涕贈以金不受乃送至家絕粒五日而死所受聞者哭曰吾乃不能與君同死愧君多矣為之作傳及南京不守郡縣望風瓦解有議城守者眾輒毀其室所受方與其子講學憮然曰人心至此乎此皆不學故也不學則義理不明悖棄君父而不恤已矣我以一死存大義耳賦詩曰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勝悲從容死向宮墻地免死忠使魂棄濁渠遂往學宮自縊為學役所覺赴泮池死吳人謂之學校雙忠琰字玉重南都贈五經博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邳州太學生王贊明字台輔奇士也莊烈帝復用奄人台輔章萬言書入京欲上而都城陷痛哭南還江南立國御史王燮東平伯劉澤清高會睢園樂作台輔斬袞直入慷慨語曰海內板蕩此公等嘗膽斷指食不下咽時也而樂憂乎左右欲鞭之燮曰狂生也命引去宏光亡台輔泣然流涕曰我誰氏之民也而可使食有他粟起視其廩曰此吾之所樹也畢此而死未晚丁亥某日粟盡集其鄰里鄉黨深衣幅巾大呼烈皇北向再拜自縊於象山之樹聚觀者無不痛哭是時有僧過之持麻鞭指台輔曰此尋常事也烏用是炫於人乎後數日渡河來者言石屋寺一僧縊死有麻鞭在側

祝淵

王毓耆

潘集

周十年

傅日炯

朱瑋

倪文徵

謝泰臻

劉宗周以講學倡東南弟子從之者數百人而與之殉義者首得祝淵王毓者祝淵字開美海甯人少有志操敦行義癸酉舉於鄉自以年少裹糧登山顛僧舍讀書三年學大進十五年冬會試入都會都御史劉宗周方削籍淵抗疏曰憲臣戇直性成忠孝天授受祿以來疏食不繼清剛之節天下信之今四方多難百吏貪墨欲振風紀孰過宗周宗周以狂戇而斥繼之者必洪恣宗周以褊執而斥繼之者必便捷洪恣便捷之夫何所不為將何以肅吏治拯民生哉伏乞收還成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命帝得疏不憚命禮部察議然淵未嘗識宗周也既得命往謁宗周曰子之為是舉也無所為而為之乎抑猶動於名心也淵爽然然自矢曰先生名滿天下恆恥不得列門下遂執贄為弟子明年隨宗周歸學山陰已而部議有詔逮治令詰主使者淵曰男兒死且肯受人指使哉諸進士具疏救得出獄未幾都城陷南歸詣南京刑部請竟前事尚書諭止之馬士英亂政上書請誅奸輔通政屏不奏給事中陳子龍薦淵及貢生涂仲言為臺諫不聽仲言漳浦人前疏奏黃道周繫獄者也淵激烈慷慨自治刻勵太常寺少卿吳麟徵死難淵親為含殮扶其喪以歸有過則入室閉戶長跪竟日不起至流涕自搥其明年杭州失守淵方葬母趣工人畢事還家設

祭將縊或曰子草莽臣可無死淵曰吾以上書為世指名名之所在則趨之害至則避之此市販智也吾不忍為遂死年三十五時宗周已絕粒二十日矣

王毓者字玄趾會稽諸生受業宗周之門然尚節氣矜然諾時時放達博簏擊鞠與優人促膝操秦箏鳴鳴而謳載山之門人或側目謂非其徒毓者不顧也天啟者中鄉人有黨奄者勢甚熾毓者怒跳身而逐諸途其人語人曰某得罪於朝廷不得罪於非門非戶之秀才聞者笑之黃道周奉命祀宋六陵至會稽聞其名欲一見遇於鑑湖毓者方棹小舟與優童度曲亂葦間刺舟而去終不與見道周為之悵然乙酉夏大兵入杭州官吏迎降毓者作致命篇揭通衢上言宗周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愿先生早自裁毋為王炎午所弔其友趙廣生過之毓者問曰子意若何廣生曰無有也不有淵明處士例乎毓者曰噫何言之易吾與若皆聲色中人久難自持不如速死之為得也乃招其素所與知者令伶人攜樂器至呈藝競懽酒酣而罷即持炬出門正衣冠自投柳橋下死時六月十二日也宗周臨終歎曰吾二十年講學僅得一王玄趾

潘集字子翔會稽人王毓者死為文祭之與友人痛飲約同死書於几上曰水清月白吾骨不黑袖石自沈渡東橋下其友負約集母哭而詈之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人間變賦五歌見志挾所著詩文一卷詣友人不遇投海死父迹之有遺文壓石底父哭曰兒死矣

得從王潘諸君子後我何恨顧尸不可得父子情深傷如之何詰朝復往怒濤裏尸而上冠履不失葬南村

傅日炯諸暨諸生與其叔傅平公同師劉宗周國亡兩人相謂曰吾輩義當死然俱有老母在白於母許死乃死耳平公母不許日炯母許之遂赴湄池死平公養其母終身

朱瑋字鴻儒山陰人避亂梅里尖丙戌六月浙東兵潰衆皆竄伏瑋痛哭不已書几曰此日而生歸全之謂何潛往深塘

沈死年二十四時同邑范吏疑是直亦負石投淵死

倪文徵字舜年山陰人為蒙師自給兼通醫術國亡市酒餽飲里中少年求辦一事衆諾之偕至叢墓命握坎自埋衆駭欲散文徵恚曰此何事可誤我乎衆止之曰死義也然某某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大官俱不死汝小醫何自苦文徵曰人各行有志幸成我一人曰然則可使土侵膚乎與之二缸以一埋坎中文徵跌坐其內以一覆而封之已聞內有扣聲衆發之笑曰一時有激固知其欲出也文徵曰不然我入時倉卒未審方位耳轉坐其內復命覆之密封其隙衆環坐竊聽微聞其聲踰三時始寂

謝泰臻字時禋定海人四川按察史渭之子也謝氏為定海豪宗泰臻與其兄泰階尤穎出少好學銳甚足不踰戶閫者數年間人聲輒以絮塞兩耳其勤如此為諸生不屑屑場屋之文知天下將亂則揣摩兵法時挾弓矢與材官健兒馳逐原野角勝負嘗著書一卷曰持此以遇聖主伊呂事業不難

致也然秘不示人乙酉之亂諸潰師航海者所過隳突泰臻
獨結其豪宗族賴以得完江東既亡入先師廟慟哭解巾服
焚於庭時泰臻退耕於海濱之柴樓與流寓徐孚遠等相與
慷慨悲歌放浪詩酒而臻泰獨憤鬱遇人矐視不語忽忽如
狂一日留書几上曰兒曹無容覓我以從我志遂去不知所
之家人迹之則入天童山翦髮為頭陀跌坐灌莽中從此蹤
迹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卧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挂
於項登高崖絕巘讀之讀已則嗚嗚哭采鳥喙生啖之如是
者四五年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泰階以前
死數月矣

逸史曰嗚呼昔魯連欲蹈東海而死說者尚疑其言太激孰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知千載下果有其人歟夫國初亡而死猶曰義激也海宇承
平人皆從化而抱其志不少挫豈非堅強磊落人哉謝君行
事絕類宋皇甫東生東生者四明人性豪蕩宋亡乘小舟挂
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
而死惜乎謝君所著書不傳是亦屈子之離騷也

嚴于鉞

劉孔和

嚴于鉞字公定號定菴杭州人崇禎己卯副榜貢生廷試授
知縣見天下亂不謁選歸以詩酒自娛歲稔出粟以拯鄉里
大兵至杭州從總兵張嘉運起兵餘杭山中事敗被執推官
某憐而舍之佯狂為頭陀作詩悲吟吟畢焚稿非家忌及歲
時祀先未嘗至家如是者五十年一夕忽至謂家人曰我且

死死當以明中服殮瘵疾數日而卒年七十九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大學士鴻訓子性豪邁賊陷京師破
產結客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擒斬偽令徇于軍繼聞
大兵破賊乃率衆南下駐兵河北以屬劉澤清澤清武人不
知書既聞藩強作韻語示坐客孔和慷慨言曰國家舉淮東
千里付足下未聞北發面一矢而沾沾言詩即工何益國事
矧未必工耶澤清大恚推案起坐客皆震懾孔和不為動拂
衣徐出澤清立遣壯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南都聞其
兵至遣使授副總兵官則孔和已死三日矣

項嘉謨字向彤秀水人性篤儻不羈能詩喜遊嘗渡河出塞
縱觀名勝尋入閩登武夷曹學佺方輯十二代詩選見其詩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愛之亟錄入焉乙酉閏六月城破束平生所著詩賦於懷投
天星河死子翼妾張從之嘉謨性豪侈中歲產落然食必市
肉士林以紈袴目之不知其義烈能如此也

沈士柱

沈士柱字崑銅蕪湖諸生也父御史某善知人嘗收豫章名
士黎元寬羅萬藻吳甘來甘來以忠顯士柱童子時性聰敏
讀書十行俱下師事南昌萬茂先為詩古文詞諸老師宿儒
不能過也與人交恂恂若不見所能酒後議論風發聽者忘
倦懷宗時大臣交薦不就徵宏光立阮大鍼大興黨人獄士
柱與周鑣為魁鑣被殺而士柱走良玉軍獲免南京陷破家
結客座上言兵者日嘗數十人乙未以西通李定國牽連被

執尋脫歸丁酉復被執囚於南京者三年作故宮詞以見志
己亥鄭成功將寇攻金陵慮士柱通海上乃殺之獄妻方氏
不食死妾汪氏鮑氏俱自縊死士柱獄中所著有土音集

魏耕

魏耕字雪竇慈谿人國變棄諸生服交豪俠士以起義敗亡
命江湖聞妻子滿獄弗顧久之會解僑寓吳興別鮮山烏山
別鮮晉沈頴沈聘避地處也所居有渡曰息賢遂以名其堂
與歸安錢纘曾為詩歌一時吳越士人翕然宗之又與張近
道朱士稚交善近道好黃老管商之術見詩人輒嗤罵士稚
與耕論詩張亦罵然三人相得甚歡耕間上書鄭成功請乘
南風入京口己亥夏六月成功果以戰艦千艘入江南既而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師潰頃之耕復上書張煌言備陳金陵虛實請以舟師再舉
有孔孟文者從成功至主耕給其資用孟文以纘曾饒富有
所求弗贖於是以前耕所言上煌言書告耕及纘曾被執俱死
於獄妻子田宅沒官其友祁班孫亦生成瀋陽耕所著有息
賢堂集纘曾字允武亦諸生其詩清婉綿麗悲涼頓挫有晞
髮之風

楊太沖

新建諸生楊太沖字不盈在庠無所知名家貧賃屋以居甲
申聞變方俟母疾夜私泣泣至不可忍母聞泣聲曰必醫言
我不可起也問婦婦謝曰否問太沖太沖輒哽咽不能應已
南都立帝少解顏曰有君矣母亦良愈始為言國變母曰幾

令我疑死乙西南都陷其母已死聞之即發狂出門行卜數十處或謬曰訛也則喜曰殆有之則哭呼奈何比歸出袖中卦紙言凶問實者悉就燭燒之越數日葬母江外金聲桓入湖矣疑卜如初金已泊吳鎮鄰舍半走空或曰蓋自卜之易太冲設筮得明夷之謙發書數曰垂其翼矣君子安所行乎與其妻皆不食三日金師入城遂並縊於母之靈座前左右相向而死鼠銜祭果陳於前卜者龔完初過之驚曰此楊不盈也始卜國變我數言告今負子負子矣為出資棺殮之瘞於德勝門外

逸史曰太冲未登朝著而悲哀如是乃真性忠義者也以視食人之祿而覩顏偷生者相去何如哉厥後江西再亂生民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殲焉則太冲猶良死也忠義何嘗無益悲夫

龐延會

馮協颺

龐延會字天錫南海人曾祖高曲靖知府以理學著聲延會雅有經世志流寇蜂起遂棄章句周遊吳楚間久之返語人曰吾輩未知死所惟當見義弗避耳丙戌冬大兵入廣州民皆雜髮延會正衣冠坐騎執之以致諸師帥以刃試之騎礪刃於項曰予我金延會曰汝金不可得吾義不可失請就死幼子時倬在側年甫十四請代父死騎義之將解其縛延會曰子代死孝也吾求死義也不可失吾義騎遂殺之時倬痛哭解衣覆父投井而死先是

大兵自閩趨廣旦夕且至時倬讀書塾中泣然涕下師問故

白聞敵兵將至吾父性剛必不降順吾當殉之恐不能久受
師業耳師聞而異之既而果然事定家人得雙履於井上引
以出顏色如生
逸史曰時倬先幾智也代父仁也殉死勇也一舉而三善備
焉勿殤可也

馮協颺字悅賡南海諸生廣西陷拜辭其父以死父曰當死
公卿大夫受恩深矣猶有所待書生今何為者曰彼等烏知
大義哭而入疾驅妻女入井而自懸於樹其母救之未殊旦
曰
大兵入室勒其父金帛不得殺之協颺慟哭曰吾縱不死於
君甯不死於父乎卒縊而死同里監生周書聞之亦縊書字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刪甫副史高登之孫而舉人夢鯉之子也

楊履圖

楊履圖字來一作萊民漳海人貴州按察使楊聯芳之子十歲
補書生不治博士業時走馬擊劍度曲徵歌自謂風流人豪
甲申之變鄉有御史某者以事闖聞履圖率諸生懸旛抱鼓
攻之其屋遂瀦丙戌秋閩關不戒與友洪思相持慟哭無何
魯王至島由熊汝霖薦授兵科郎中辭不受上言官非臣志
也臣今當以白屋明大義於天下而無所貪事成則殿下之
功桑梓之福陰召募山中剋期應之萊陽宗琳者隆武間舉
人也見履圖而流涕動言先王履圖壯之時寓言於琳約舉
事琳固細人謬為納結要金五百不遂夜袖書白於漳帥楊

佐履圖被執襟問之不為屈呼曰我不愿為兩朝人耳佐曰
若欲反耶對曰吾父老不能殺賊吾當任之非反也然則宋
琳同若謀與曰亂臣賊子安足與謀視琳在側若無覩也遂
見殺年二十四其父抱其頭而哭之曰吾八十有四老臣旦
暮入地幸見是子為死吾不恨聞者皆為出涕所著有萊子
集庸史

饒宇栲

温奇梧

周必顯

其間又有流離兵刃之中而獨全孝義抗死不達更可尚也
饒宇栲進賢諸生戊子七月奉其父兵部主事元珙避兵於
鶴儂峯元珙被執將加刃宇栲從匿所急出請以身代父子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子並死温奇梧甯州人乙酉賊攻城奉母及妹走高瑕中途
相失奇梧至高瑕而母妹已他徙奇梧奔尋號泣衆止之曰
滿城皆賊何處可尋奇梧曰我得見母死無恨卒遇賊見殺
其同邑周必顯字宗人乙酉十二月賊攻城父母年老不能
行必顯曰仲弟無嗣季弟有子而穉宜亟去我有二子當護
持父母有頃賊至索金燔其背其母泣救受刃必顯執刃泣
曰苟全我親我命奚恤賊勿聽碎腦決膽以死同邑諸生陳
嘉容遇賊賊持刃向其母嘉容給以金母得脫賊怒殺之

薛大觀

嗚呼粵中之亡倉皇走絕塞從亡諸臣外文武吏皆俯首迎
附其間能抗節不辱者少矣况未食其祿者與况其能率妻

子從容以就義者歟夫南詔之墟漢唐所不賓今乃節義卓卓者如是高皇帝詩書道德之化洋溢蠻貊矣即一人豈為少歟次其傳如左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為尚義節重然諾取予不苟與子之瀚並以諸生有聲孫可望據雲南用其私人任僕為吏部禮部尚書千進者如市李定國以門客金維新掌銓政亦如之獨大觀父子夷然不屑城北有龍泉觀下臨黑龍潭大觀移家居焉及駕幸緬甸士大夫多從之大觀歎息曰不能背城一戰同死社稷顧君臣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矣顧之瀚曰吾不惜七尺軀為天下明大義汝奉母以免之瀚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嗟母在可無養耶其母在旁顧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瀚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獨不能死節義乎侍女方抱幼子問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於是五人偕赴黑龍潭死次日諸尸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也其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

逸史曰余於春日敘次死義諸君子未畢卷而輟及冬月乃足成之忽陰風怒號飛霰將集慘慘然有鬼嘯猿啼聲余瞿然啟戶視之則澄月如水也嗚呼其諸君子之靈耶然則諸君子固赫赫如在也

南疆逸史卷四十五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六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四十二

義士

自古帝王之興改制度易服色民相與安之也及趙武靈王變服則父兄羣臣相諍於朝王至反覆辯論而已甚矣三代之禮樂入人深也勝國宗社既屋下令雜髮遂有違制以死者真可哀也錄其可知者其姓氏存而邑里行事不見者姑闕之

王若之

文震亨

文秉

殷獻臣

徐 澳

項志甯

陳宗道

張起生

王若之臨浙人某科進士歷官淮安參議制下不從強之曰
留此見先帝耳戮於市

長洲文震亨字啟美大學士文肅公從弟也崇禎中官中書
舍人喜鼓琴與太常寺丞雲陽楊懷玉會稽尹爾弢同入拱
奉南都渡後寓居陽城聞令自投於河家人救之絕粒六日
而死遺言曰我保一髮下覲祖宗兒曹無墮先志文肅子秉
字應符隱山中有誣其與吳易通者逮至官秉不辨徐曰不
敢辱我父願就死臨刑賦詩曰三百年前舊姓文一心報國
許誰為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弔白雲妻周氏順昌之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女亦殉其旁同縣諸生殷獻臣避兵荻溪城陷家人有雜髮
往者見之號慟三日不食死

徐澳字瞻淇常熟諸生制下澳匿窮鄉聞江陰師潰自知不
免賦詩云不欲立名垂異代但求完節報先朝舍生取義非
難事今日同心何寂寥閉戶自縊同庠項志甯方食餅聞令
墮餅於地絕吭而死

陳宗道字夷甫吳江人授徒包山間北都變入淮以策干當
事不用遂歸漕撫路振飛流寓洞庭宗道讓之曰此非公等
偷間時也制初下途遇剃髮者直前罵之為其黨所殺有醫
士張起生見人皆奉制號慟而死

張文龍

嚴紹英

歐敬竹

石士鳳

張龍文字長霖常州諸生制下龍文避於鄉降將劉良佐屠掠村落見而執之龍文面數其罪為所殺既而悔曰吾枉殺一烈士具衣冠葬焉無錫諸生嚴紹英字與揚乙酉夏大兵至城無居人後家人入室則紹英縊矣視其遺筆不欲剃髮也

歐敬竹石士鳳皆武進市人也敬竹貧無生產浮寓城南為人修傘得百錢即獨飲市中醉則卷舌而歌市中人皆笑之大兵入境令下雜髮敬竹招隣人與飲之曰行與若訣若盡我一卮其妻從旁笑曰子休矣聞舊官皆作新官又安在子敬竹曰此而翁所以欲死也竟闔戶自縊死士鳳字仲翔略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識字無妻子有一僕聞敬竹死歎曰後之哉先是武進有忠義祠祀宋錢嘗陳炤王安節以下十三人皆宋末守常州城陷死節者士鳳自翦紙為位大書曰明布衣石士鳳之位納諸忠義祠位次十三人下歸市酒脯祭其先拜且哭語其僕曰吾曾以三金子鄰之鬻棺者我死汝以收吾骨令治酒餼邀鄰人痛飲竟日迨夜潛出赴忠義祠池中死比曉僕號哭於市曰主人死矣市人共往得其尸池畔殮焉嗚呼宋之亡也嘗等城守力盡卒皆不屈而死城內外死者百萬計而明亡死者乃僅歐石兩市人兩人又皆可以不死而竟死悲夫

馬嘉

方國煥

馬嘉字六禮亦門人壬午舉於鄉

大兵至境縊死於先祠題詩云今日衣裳從此裂好存吾髮
見先君有羅田人方國煥者字孔文寓歙縣讀書兼習醫卜
聞制下為其孫娶婦而後自縊曰衰年難雜髮留以見雙親

馬純仁

楊維嶽

許德溥

馬純仁字朴公六合諸生也乙酉六月純仁與同學江滙約
同死關壯繆祠己而滙不至純仁作銘題於橋柱袖石投水
死其後滙登第為湖廣知縣謁城隍廟儼若純仁坐殿上遂
嘔血死

楊維嶽字五莫巢縣人也好讀書毅然自守以正嘗以文見
知於郡守一日往謁富民有犯法守教維嶽為請可得金維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嶽謝曰犯罪自有公法使此人無罪受其金不祥使當罪奈
何以維嶽故撓公法守益敬重之史可法巡撫淮陽維嶽曰
此當代偉人也不可以不見徒步詣軍門可法一見奇之時
可法以府庫虛耗軍資竭檄諭天下捐資救國維嶽奉檄泣
曰國事如此何以家為即毀家以為士民倡而人皆無應者
及聞京師陷北向號痛宏光立條列時務十三事未一歲南
都復潰可法死揚州維嶽泣曰國家養士三百年以身殉國
奈何獨一史公為文祭之而哭於庭家人攜粥食揮之去平
日好飲酒亦却之

大兵至下令雜髮維嶽不肯人謂先生蓋避之維嶽曰避將
何之吾死耳死耳其子對之泣維嶽曰小子吾平生讀書何

事今得死所矣何泣焉作不髡永訣之詞不食七日夜冠拜先祠入室遂卒年五十六

許德溥字元博如皋人吏部員外郎直族子也意氣不倫於尚節義聞賊陷京師痛哭數日寢食俱廢後聞南都陷亦如之每獨居輒哭食必置崇禎錢於案上祭而後食雞髮令至不從一日刺四字於胸曰不愧本朝又刺八字於臂曰生為明人死為明鬼有發其事者執見縣令不跪呵之曰若一布衣未嘗食祿刺此何為答曰曾讀數行書不忍忘故國耳執送巡江御史亦不憚御史命逮其父乃跪曰吾為父屈耳御史義之免其父以德溥名聞臨刑亦直立不跪曰今日得見先帝吾事畢矣既死於衣帶中得詩曰非痴非醉亦非狂因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志君親字兩行一死甘心酬故主謂忠謂叛任雌黃

葉天章

鄒之奇

鄒欽堯

朱君正

葉天章一名尚高永嘉人佯狂不從令賦詩曰安得蜉蝣易生死猶存楚楚好衣裳上丁祭文廟天章入慟哭為文以祭其略曰嗚呼宗祊猶在今恨離離之彼黍髮膚致毀兮悲蓼蓼之匪莪裸將堂上兮莫非先朝之彥奔走廡下兮又非誰非聖人之徒嗚呼藐藐余躬兮自分為能識君臣之螻蟻悠悠思兮窗復作不知春秋之螻蛄太守見其文執而笞之下獄五月五日為絕命詩曰待斟蒲酒以先醉未浴蘭湯骨已香飲毒卒其同邑諸生鄒之琦與瑞安諸生鄒欽堯

皆素以名節自許制下之琦曰嗟乎孝經言之矣聖有名訓
今可爾耶遂赴水欽堯亦沈於歐江
朱君正字子性浦江諸生壬午東陽許都反其偽官吳奎至
浦城欲謁孔廟君正曰吾先聖禮義堂肯容賊入耶挾匕首
將往刺之奎聞不敢入金華破制下士大夫有遠匿深山者
歎曰死則死耳何匿為夜入明倫堂自縊

曾和應

劉泰兆

李應開

魏殷臣

胡從治

李逢月

王拳石

陳一湛

盛名世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曾和應字鳳山臨川諸生廣東按察使棟之子吏部郎亨應
之弟亨應起兵死和應奉父入朝閩丙戌閩賊之肇慶是冬
肇慶復潰令下和應曰吾死矣髮不可毀毀之何以見先兄
於地下乎遂整衣冠拜別其父投井死

劉泰兆字方公李應開字翔卿魏殷臣字六若皆閩都人也
北都之變泰兆痛哭賣衣為資刊討賊檄文遍謁當事請復
仇卒無所合乃徙居釣峯丙戌降兵過其地鄉人盡走泰兆
獨戴冠大袖當戶而立兵叱曰汝何人曰吾大明庠生也曰
何不雜髮泰兆曰此汝輩事可及我耶遂攢刃殺之應開亦
棄儒服結客士之落拓不得志者多歸之於是得挾聲鎮將
知其狀辛卯掩捕繫縣獄召所知告曰孺生未嘗抗兵速難

髮即貸死所知以告應開慨然曰諸君愛吾誠厚吾非不自愛人生旦暮等死耳顧宛轉求生他日不自立死碌碌中悔晚矣數日定讞應開踞地坐鎮將呵曰汝何為作賊應開曰未也鎮將曰非賊何違制應開曰汝賊耳反嗔我耶鎮將大怒立牽出殺之殷臣於城之被兵也獨不肯出及城破錄尸者見其髮如故

胡從治字貞之南昌人故御史

孫以歲貢授永

訓導丙戌楚將張先壁師駐永

餉軍民便之張退從治歸南昌戊子

大兵掠謝埠從治猝於遇騎見其偉衣冠前索金無以應騎怒從治亦大罵瀕行至已門投沼中死子大年在永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總兵守禦被執亦不屈死

李逢月字凌虛雩都舉人贛陷後保髮入山巡按董學成逼之見不肯歎曰吾何以生為扼吭死貴溪人王光寵字起議令下不從為營將胡聲亮所執謂第去髮可敘用光寵指曰不能守此不足明志傷額死

龍泉武舉王拳石遇

大兵為所獲從索金貝出一盒授之曰吾所寶者此而已發視生巾襪衫也兵怒拳石曰求速死者為此所見殺陳一湛字劍叔丙戌當歲薦不應值兵至衣冠自縊

盛名世者不知何許人或曰高皇帝孫戊子正月俘自饒信間高冠潤袖容貌甚都會訊不屈而死

林化熙

林應星

林說

紀文疇

趙卯

劉國祚等

林化熙字皞如福清人隆武授國子監博士福州陷避之海口鎮海口破見獲帥欲降之曰吾聞海上周鶴芝脅人留髮汝乃為所脅耶化熙立而笑曰人生髮膚不能自主而受脅於人耶若可脅而留今日亦從脅而剃乎帥怒使戮於市過行朝門趨入不去乃謂行刑者曰吾明之通臣也當死於是口占曰吾頭戴吾髮吾髮表吾心一死還天地名義終古欽書者誤欽為矜化熙命改之乃就刑其同宗林應星字永瞻林說字傳公兩人皆舉於鄉應星為漳平教諭制下自縊說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逃於山中七日不食而死自誌其墓

同安諸生紀文疇字南書隆武徵為待詔閩亡以不奉制被殺其子許國字石清壬午舉人時方籍其家有勸其祝髮者曰家可無籍許國曰吾不以千金之產而易一髮也

閩縣人趙卯者市人也丙戌九月

大兵入閩士民皆從制卯見之撫掌大笑人曰子能保汝髮耶保而髮且喪而頸二者孰重卯曰吾自有術焉保我髮且保吾頸汝不知也乃市酒肉侍其父母歡飲三子在側酒酣歎曰髮膚受之父母今將去之敢忘養育恩耶拜其父母亦令三子拜已乃曰明日除之未晚已見父母寢謂其子曰子我筆硯爾先寢中夜俟家人咸寢大書於壁曰男子趙卯不

肯薙髮死投筆自縊家人知而解之不及矣
劉國祚永春參將城破匿民間當事懸制通衢國祚往碎之
見殺其餘以違制先後被殺者不可勝紀或有姓名可稽而
行事已軼者今不書北直隸則順天趙良玉徐清遵化張棟
隆沙河段煥然保定黨國賓趙高明真定趙治國宣府張守
奠等山東則張從仁韓清辛見國林太僕丁煒然諸生田逢
收濟甯王進蒲臺彭進常登萊劉恆王景明等山西則趙體
富劉見龍喬一洪李鳳翀于奮飛諸生孔如美崇光國王登
進卿官賀孟飛朔州岳成材柳玉首郭鳳林郭見等陝西則
單允昌王耀祖甘肅諸生呂可興等河南則諸生高廷寶江
南則金陵陳士達鳳陽劉倫劉鎮劉登仕壽州諸生謝一魯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揚州戴學一牛應時胡應科靖江瞿士元宜興諸生盧象同
字同人邵太宣太李有喬崑山陸幼安顧鐵匠金壇木工湯
士鰲等浙江則會稽茹明煥湖廣則楊六美張贊士張仲器
揚學易江西則鄔賢科諸生田時稔此皆姓名可稽者也惜
乎其人之生平軼矣

南疆逸史卷四十六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四十六

九

